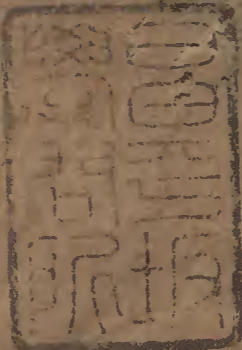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六



漢書門			
二	一	〇	〇
九	〇	〇	〇
七	〇	〇	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二	一	〇	〇
九	〇	〇	〇
七	〇	〇	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617	
冊數	40 (5)		
函號	299	3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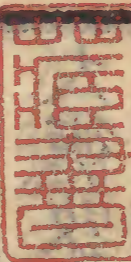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卷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集釋

百順者體和而身適壽富而康

德者福之基君子樂得其道

寧德者得其至當者一本万殊是也無過不及故曰當必有德而致諸福故曰德之基君子其尚德乎祭統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熊氏曰君子之所樂者亦在得獲福之道指德而言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釋集 張南軒曰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俯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下可跂而及此易行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至德者坤順乾健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曰天下則德極其大業極其盛矣一事之善一偏之德不足

解集 易中言也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出易大傳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是人至德不外乎天下之理知發之也仁行之也中陽之發也即陽卦陽爻之易也裁之也義居之也正陰之具也即陰卦陰爻之簡也其理一也故係辭上言與之相合而無間也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釋集 乍知之道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釋中庸之意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淵泉時出或出或入而有以合乎時措之宜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釋集 器者有用之物不器者不可用之物也釋論語之意大德不踰閑則大者器而體之所由立小德出入則小者不器而用之所由行也

解集 大德敦化不當與大德器而用之所以行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釋集 性之善質之美但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失之君子當明善而力行則無不得之也

解集 性以本然之性言質

以氣質言仁義禮智之德皆此所固有而具於氣質之中可以求而有之者也故曰凡有性質而可中而可以有之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則不已德盛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凝滯於心實私欲於無者一如日新者矣

盛德謂大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謂小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猶十二篇涉而不有過而不存

之意集過事物之過也不有即是凝滯於心與有

此三句是解日新之謂盛德人之天理間斷而德

不盛者非其性之有虧也但以心累於物欲而察

理有不精思耳日新之謂盛德蓋謂其事至能應

事過即冰消霧釋不至有之疑滯於心而不化如

此則是密理精細制於外因可以養其中物欲不

行德性常用心得其正而日新無窮矣故謂之盛

德不然而則欲動情勝必將人化而物而

減天理安能日新而德至於盛乎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集浩然無害即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也無微不燭無遠不照日月合明也

在義剛柔律來出入與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也

酬酢應變也不倚中正不倚者於物也萬物有方

流矣故曰四時合序應事接物為酬酢不已者應之皆當無所偏倚如鬼神之神知吉凶而應對不謬也故曰鬼神合吉凶此鬼神是指著龜此四者分而言之各是一義合而言之天地合德誠也日月合明明也誠明合體然後能動靜以時酬酢不倚而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為聖而入於神能至公而無我矣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木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釋集 器有二義一是一是學禮者成德器

之美一是一是行禮者明器用之制故無用無不利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禮理即道也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子夏之言與禮不同

補註 釋禮運禮器二篇之義禮器謂以禮成器不泥於小者猶言不拘

集覽 子夏按拘於小者也小者若禮食親迎之類

集解 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禮器之中皆言脩公解身謹理之事故曰藏諸其身言未及於效也

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禮運之中燕言移風俗和天人之效故曰用無不利利順也即禮運中所謂順之至也禮運云者以下又申解其命名之義運用流通之妙也修身慎禮而馨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則是運用流通無所限隔者此禮運一篇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運言其達也達即運也器者言學者養成德器之美也人能循理則私欲不行而德器之美無不

成此禮器一篇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器言其成也成即器之義也成者藏諸其身也達者用無不利用也射信而後達順故以達成爲射與用之道也禮器之中言禮而爲大順次之射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大小厚薄高下文質隨時變遷不拘形迹故曰不泥於小者而大射不立故有似禮而非禮似義而非義者禮器以時爲主而伸縮變化而小者不泥於大射已立如器之成矣故其大小厚薄高下文質之類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尚何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取禮義讀之其義自見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釋集禮器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運曰

補脩性而非小成猶左傳所謂能自曲直以赴謂禮者謂之成人是也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禮器之中百禮大意已具循而行之大人之意解禮器之中百禮大意已具循而行之大人之意

拘於迹直欲至於大備盛德而後已故曰脩性而非小成脩性者復其性之本射於氣拘物蔽之後非其本射有缺待脩而後成也此句即大矣意禮運則言盛德馨香上昭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可謂運化之至達於順而樂之至者爾故曰運則化達順而樂亦至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釋集素者猶言素定自其初而言之無不全備也

補釋孟子之意素者謂素具也本於性而有者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

已以安人脩已而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熯於天

下釋集如玉溫潤而栗然者也孚信也熯怒也嘆也左傳曰敵王所愾記曰君子比德於玉而後信於

天下不安補註昔者君子比德於玉，儼至也。禮記：儼乎平也。則是儼已之道未盡，且不行於閨門。集玉物之至，之內况可怒天下之不感乎我亦冠。解精美溫潤而栗然者也。人必陰陽合德，然後氣質中和，可以成德。若乃偏於剛柔，未能克治，充養使如玉之精，則有所拘焉。而德不能純，所謂剛柔善惡者是已。故不足，以成德者，化天下儼許氣切至也。人之儼亂矣，故不足以乎化天下儼許氣切至也。人之儼已要在安人，蓋儼已以安人為極也。苟使儼已而不能安人，則其所謂儼者亦粗焉。取德之未盛也，雖妻子亦不可化，况可至於天下哉。孔子登萊公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若行此三則儼乎天下矣。蓋亦妻子不化，不可以化天下，自易及難，必然之理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釋集不願乎外，但正己而已。

外取正己則純全
解集雖一事不妄求，亦可謂之正己乎。中所以為盛，事不妄求矣。故為不願乎外之盛。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釋集有本立人達人也。大其本，以博濟必聖人乎。
補註釋論語之意，仁道有本，欲達人而達人。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釋集為己而循行，非為人也。

補註釋表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難成也。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不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

性理大全卷六

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勤勉愧耻以行其言言
 君子制行以立教當隨人資性高下而教之不可
 一槩以己之所能者病人而律之也蓋以人治人
 然後不肖者有所耻而及勤勉愧耻以行其言而
 吾之道庶有可同於人不然則民將苦其難而沮
 於進吾之道立而無同者矣故曰然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異者已則非矣

集釋 以衆
 為同衆以為是如鄉人之皆姪皆惡者不亦異
 而非乎一說必欲人之如此非正已之道亦通
 必物之同者必有苟合之行必物之是者
 必無反已之心此二者皆非自然之道也
 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賞為者也言必人之所行
 為人心之同然則已之見為異矣不可固已以為
 私也非謂人所同為者已即為異蓋同者同乎理
 也異者異乎理也使舉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
 之異正所以同乎理也安在其為異哉
 故朱子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同

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集釋 同乎人者通天下之志也
 無不補聖人盡性能通天下之志以感人心是聖
 感聖人所以同乎人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者也

集解 通天下之志者在德上言同乎人而無我即是
 我泯於物欲不能通天下之志則其所成者有我

之私耳安能感動人心而使之化故必能通天下
 之志合人心之所同而成德者然後能感人心然
 通天下之志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德之盛也又
 必聖人而後能焉否則已私泯之雖欲強之而不
 可得也故和平天下之道非一端也教以道之禮
 以二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皆可以勉於外者也
 非盛也而為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為極盛
 蓋感動人心必本於有聖人之德而
 通天下之志非可以勉而求者也

道遠人則不仁

釋集

仁遠乎哉未嘗不切於人之身也。以道為遠而不求所以不仁。

仁者道之體道者仁之用也

詳集

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即道也。為道而遠人則必失其仁矣。

故為不仁也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釋集

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天下之理不一。惟得乾健坤

順之道者為知幾。幾者動之微也。知之則內有所得。外無不明。五常之道焉。有不順正者乎。達道之則正。正自能行矣。利用所行無不順外之道也。安身所居無不。宜內之正也。

註補

幾。易簡之理得則能審其善惡之幾。經常也。即易簡之理也。所以

經正者善由其知善之當行不善之當去使

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悉當於理而無不正矣

易簡之理不越一誠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事

理知之無不明經正者於五倫處之無不當誠而

明也利用安身之要其互相濟以為道者無以知

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精義行為體道無私

也以仁義之體段言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理

而義則仁之則斷制屬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

人仁為體義為用言各有主並行不悖也經指

五達道蓋五倫既正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倫道前

定事豫立事事皆有本而行之不疑矣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釋集

錯分置於其間也。君臣父子天之經也。

註補

釋易序卦傳也。其道本於性所固有而不可缺人

惟視天經為性外之物故仁義泯而道有不盡必
能以為性所固有而性之然後仁義施行道無所
失故易傳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有即性之謂斷章取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兼愛而動以變釋集通極其性天理人倫之至之謂致

者純四德原萬善通極其性心無不仁矣由是內
有涵養靜無不適焉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推極其
知而行無有不當故能盡其道之顯著者而所動
能變通焉仁存乎內故以養言義行諸外故以文
言補註能致養而靜以安性之本也

矣集解此明辨用相須其發之也仁仁用也發於外
於性者也故外而仁則有以致養其內而靜益安
固用與躰固相養也其裁之也義躰也存於內者

也非徒在內也由此而知之既明必能致而行之
是內之義又所以致行於外者也故由內而既義
則能盡外之文而動以變化
推行不滯躰與用亦相發也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釋集以義行仁故曰仁之動一於義則

立仁為主故曰體之常一於仁則慈愛之
心多而或不當故害義必相須而后斷補註仁包四
德義形於外乃是仁之流動過於義則斷制太甚
而惻怛之道不足故傷仁仁有常生生而不息故
其體為有常過於仁則惻怛太甚而斷制不足故
傷義集解仁者人之所以

天下之理皆本於此慈愛惻怛是也故為體之常
義則仁之感物而動其有分辨斷制是也故為仁
之動義為仁之動則方其為義也而猶不失其慈
愛惻怛之意可也如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即

是也流於義則非義之本然矣慘刻故傷仁為體之常則雖慈愛惻怛而不忘斷制可也過於仁則非仁之本然矣姑息故害義然則仁義者其交相須以為道者歟以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精義行為體道無私也以仁義之體良言則仁為人之所以為人而義則仁之有斷制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有仁為體義為用言各有所以主並行不悖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釋集 立必正方者則安于體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

安所遇而致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釋集 有常心不暫行忽止也安於所遇則富貴貧賤無適而不自得故其本心之仁益厚而大矣是以心之不變而物常被其仁愛焉君子常持是心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無須更之

或停無疎遠之不偏此物之所由常受其惠矣乎 **註補** 此釋易大傳安土敦

大海無潤因賜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釋集** 賜者而渴也海之

者為潤聊解之耳至仁非無恩也不以為恩也彼之不足我因足之故為有恩若貧視富賤視貴當生不足者也樂天安土之君子所處無不適也何嘗係累於物而較彼此哉隨物施愛自不以為恩也故至 **註補** 大海本無潤因賜者得之則有潤矣至仁無則 **註補** 仁本無恩因不足者被之則有恩矣至

安無恩則不累於物也 **釋集** 傷暑為賜於欲切至仁

心公非有意以恩結人也但因人之不足者求救於彼然後施以惠之自無不偏有其恩耳物欲也常愛也以上言仁者愛無不同以下又言其愛無私心樂天以下又言其所以愛無私心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釋集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

不可也如是則所行所知之通乎理者亦極其大矣

進而上之天下之理無不擴而充之將在帝之

左右則達於天達於天純天註補此釋禮孔子之言

理也性無不全身無不成矣蓋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故曰愛人然後能保

其身不能有其身故曰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蓋所達者大矣不能成其身故曰大達於天則成

性成併集達與躰信達順之達宗同義德能愛人至

身矣併集於保身而不擇地而皆安富貴福澤終身

無危是蓋其德之所感召者大矣故曰所達者大

矣大達於天能感動和氣則是其德之極盛性盡

而身成矣不然其何以達之天哉是在大達於天

上見其為成性成身非即以大達於天為成性成

身也身不自良其德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釋集

知來物者窮天下之理盡事物之情故事至能應

物來能接無不利於所用也通晝夜者識動靜之

道審得失之幾故隨寓而安皆悅乎理而不懼作

乾自強不息乃所以成其天德也蓋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故悠久不變亦天之無疆矣是聖人
 不以身親身而以天親親也補知來物以利用智之盡
 身也豈私之其自忘乎註也通晝夜以樂天仁之
 至也聖人既成其德又能推之於人集來物謂吉
 不私其身故乾自強與天無間也解凶晝夜陰
 陽之理即天道也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則是聖
 人大公與天為一也故君子必自強不息而克去
 自怠之私焉所以取法
 聖人成其德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釋集

病猶患害之謂也
 極賢嫉能之謂

註補

以能病人
 以己之能

病人之
 不莊也

君子之道達諸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流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釋集達諸天天道無窮聖人亦絕
 孔子不得位之類消混也註補君子之道與天無間
 混於私欲大人豈能知之註補故聖人有所不能未
 漏之智雜於物欲故大人有所不與解君子之道達諸
 不與大人中庸或問作聖人解天道之全體也
 故聖人有所不能天婦之智雖亦道中之下事然
 小民至愚消雜於物欲則私矣大人至公者也故
 不與非謂智之合道者以大人不與也如是則
 絕稗類矣豈聖賢之道乎此自為一說不當移解
 中庸

天而

聖人天聰明之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爾釋集得匹者愚匹之謂然其有所聞有所見皆謂
 得天之聰明然天均賦是理亦均稟是氣

性理大全卷六

張子正蒙

十一

天而代人
理大人

不以聖人而有不以匹夫而無聖人則極盡之至
公無私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耳故曰天聰明
則無所不見聞補註天之聰明即人之良知也故雖匹
無所不見焉集夫匹婦皆有天之聰明但聖人天
聰明之盡者爾亦集天之聰明性也必稟是性而
承上章之意而言解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蓋
理以主氣非理則氣固不聚也此言匹夫匹婦亦
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拘於氣稟壞於物欲而
不能盡聖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非謂
聖人獨有此性而匹夫匹婦不與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首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集去棄之也狗隨之也無去無徇直也春生秋

殺皆直也天道廣大以生為心故能直養
之然善惡仁壽香臭皆生於兩間此有容而愛之
也未嘗棄去之依循之乃直也若中也養不中不

也養不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皆曲成之道也補註天以直理一生養萬物
各因其材而篤焉為人君者曲成之傾者覆之
萬物而不害其直理斯盡天之道集去物絕之也

物隨其欲而不為之節也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

天道之當然也天以直養下正申其為天道之意

天之道無兼收並蓄而且物與無妄未嘗有怨是

以直養萬物也物之有欲而流於惡逆天者也故

大人之代天而理物者必兼容容之而不絕雖愛養

之而不徇全其生防其偽曲成之而不害其直斯

為成天而盡道矣此其所以為
天之道也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以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集富有之謂大日新
之謂久易之道也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集清者與物異
和者與物同補註此清和之弊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及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釋集 金以宣而玉以振故不喻乎道類天之地之道亦以其悠久無疆也

註補 此張子即樂所以過明聖人知運則同乎天貞一則同乎地所以必先以金和玉其聲即知運也

集 以王節其韻即貞一仁也但不過言其處常之經不流言其處變之權蓋不過於荒唐不流於詭詐皆以其智仁兼也

天高明為智地博厚為仁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依形地附氣天地更相依附然後其高明也久其博厚也大人之知仁之道本於天地故必智如天仁如地仁智相資與天地肖焉不離然而後可及可大不然則知而不仁其所知者

荒唐詭詐而已仁而不知其所行者耳自所及而已不知天地非性也遠道也遠矣尚何久大之有久者至誠無息之德也大者富有無窮之業也

釋集 一者守之正

註補 此承上

又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釋集 一者守之正

註補 此承上

可及可大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歲故不習而無不利

釋集 絞曲也

註補 關也易曰直方大

註補 絞急切也

集 劇居衛切

集 劇居衛切

利順者方也

註補 釋易坤卦六二文

集 劇居衛切

純乎天理養之和矣直必不絞方必不劇故不得學習自無不利順利順者和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

以屈為伸

釋集

險不平，無坦，易阻不通，非簡直，險則不安，阻則不進，易註曰：至健則所行無難

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健者自高而臨下，故知其險，順者自下而趨上，故知其阻，雖易而知險，則不陷於險，既簡而又知險，則不困於阻，一者易簡，所成之道也，乾健坤順之德，備諸身，剛柔仁義之道，得于已，以此處天下之理，行天下之事，孰難哉？知幾與知權，相似幾者動之微，善之兆也。
釋集 大傳之意，蓋知險阻，自然不敢以易簡處之，故能研諸慮餘，見朱子本義。
解集 以貫天下之道，是解所以能知險阻之意，此與上條皆自為一說，非易本直。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

矣，又何爭

釋集

人直而我曲，明於自知也。人曲我直，言直而理自直也。明以待已，寬以待人，也。

尚何爭？
註補 君子知幾，故無所爭。彼伸則我屈，周知之矣。彼屈則吾以不伸為伸，又何爭之

也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釋集

隨其屈，隨其伸，是無不容受也。無所不伸

而常直者，理在我而無窒礙也。感者動之始也。無不容人，則不校矣。至虛無私理，常直矣。屈伸一動而君子處之裕如，其知幾何哉？若精其義而功益密，入乎神而將自化，則道常直於萬物之表，而立於不爭之地，知幾又豈足言哉？
註補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於入神，則至虛無所不伸，屈亦伸也。伸亦伸也。處常處變，處順處逆，無不入，不自得何，不順乎，何不利乎？
解集 人之爭，以求伸者，豈能得其伸哉？適多爭其悔耳。故止謔莫如自修，又曰：無辨此皆以屈

為伸之意也蓋不爭而爭自止是其屈乃所以為伸也故曰順其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釋集以屈為伸以伸為屈

變也理直於人而我知已之曲理曲於人而我不知已之直非知幾於天下之至變者孰能與於斯

張良勸漢高入蜀以屈為伸之一端也 **註補**以思慮為哉但能明屈伸之變即盡之矣易大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 **集**天下何慮見易傳明發明之也屈伸之變有自然之理循其理而為之即自無不伸矣何以思慮為哉

孫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易師 **註補**鮑氏發微曰此以退為進皆明屈伸之神者也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釋集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是也

子曰柔能勝剛柔也勝伸也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戰陣之法學者固不可以不講也然戰陣之法莫備於武侯入陣圖蓋四方為正兵曰天地風雲四隅為奇兵曰龍虎鳥蛇中軍大將擢之亦正兵也九陣之外餘奇之兵為擢機即遊兵是也八陣布之於外四面八向則以正為正以奇為奇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一定而不移也大將居之於中臨機應變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解常勝之家難左為右以右為左變化而不窮也 **集**與慮敵蓋其剛猛之氣失在輕敵也安能取勝故勝兵之勝勝在至柔而已至柔則屈也由是而取勝是其屈乃所以為伸此屈伸之感之妙也武經之言明此意而已故曰明屈伸之神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釋集敬者百行之本以敬為主事可為者 **註補**敬則心有主故能立能集 **集**有立以體者也 **集**立則君安資深斯有為矣 **集**言有為以

用言

敬禮之興也

不敬則禮不行

釋集

禮猶行道也故猶道中之事非敬何以載

禮而行補此左傳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之哉註賜晉侯命歸告之辭註云敬載禮而行也故上慢下暴禮不能自行解集敬以心言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釋集

恭

愛乎人擗節愛乎已退讓雖推愛於人而實能愛其身也故為愛道之極註補釋曲禮之意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平仁義者也君子擗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用也葉氏曰恭敬者禮之本擗節退讓者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擗節則

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

解集

恭敬者不慢也擗節者不肆也退讓不亢

也罷盡是三者以明辨其禮則筋骸謹束德性堅定而私欲不萌矣故為仁之智如是則天德既全慈祥之心自不衰替故又為愛道之極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釋集

勉

或作舌明未諱倡作興以求明道也已不勉明其道則人與道及教也皆不能作充大之註補熊氏曰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弘大教必以禮而成就耳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釋集

書曰直哉惟清

蓋心無私曲則直矣故其心潔白而可以事神撓物欲昏昏之也曰和曰樂蕪樂而言也利順也直者禮之用故也解集直心無私曲之謂直人能敬者禮之用故也註補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斯潔清

而有以為定理之本，肆曲而不直，則私欲橫行，昏亂而不明矣。何以行其禮乎？此制禮之本也。和則其所制之禮，又得其自，然之理，不強世也。樂行之熟也。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致用者，出而行道也。幾不可緩，非可好從事而亟失其功也。進德，隱而修己也。徙義，必精，日遷於善，篤加其功，至乎至微，至幽之處也。易曰：四多凶，四多懼。乾乾者，自強不息，所以進德必趨乎時者，所以致用道可行，不行皆視時之何如。非汲汲於進取也。時不可行，固不可出。時可行矣，可深藏固閉哉。

補釋 易乾卦九三，文言之意，蓋將致用者而緩其幾，則業不脩，思進德者而徙義不精，則德不進。虞上必驕，處下必憂，多凶多懼，不能免矣。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夕惕若也。

集 幾不可緩者，言當知幾也。立多凶多懼之地，幹焉求以知幾而徙義。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集 當動而動，當靜而靜，義也。不失其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定。自無可病者，焉病則動靜皆失時矣。

補 釋 易乾卦九三，文言之意，蓋將致用者而緩其幾，則業不脩，思進德者而徙義不精，則德不進。虞上必驕，處下必憂，多凶多懼，不能免矣。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夕惕若也。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集 吉凶利害，外之來者，人謀大業，我之應者。謂大業則富有大，而無外者，仰觀俯察之間，範圍中。

補 當凶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為成之類乎？
註 吉轉害為利，則大業生矣。說苑所謂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
災是也亦釋易大傳之意
惡止惡斯為政故曰有吉凶
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

集解 惟天下有亂哉亂
斯為功惟天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集釋 易曰慎慎往
來明從爾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莫非自然也此言天下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何思何慮以此措之耳故
行其所無事事之至也因其
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焉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集釋 蕪
明死

生人鬼而知之知崇高尊遠大矣然易曰知崇
禮卑崇效天甲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補註 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
也葉氏曰說見繫辭人能

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
品節事物之理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
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
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此引孟子與易皆

聞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論聖人
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迹於人者也 **集釋** 制法興王制為禮法以興起王
業也未可言作者都是聖人學者

七人制法興王之道

但當求制法

註補

然氏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人伏義神農黃帝堯舜之制法禹湯之

之道何如興王皆以身為天下先非有所繼也於人也或謂伊義始服生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舜以功德而以功故別之湯始革命者也故謂武王為作則已足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教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足是言述而不作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復其始

釋集

堯之君德彼之惡未形未厭也亦非輕縱之非作

之時則彼之惡彰而可厭矣故臣道當去之非作威也其心其道一耳嘗論厚吾終之一言以為堯

欲厚四凶之終待其全人而已抑欲厚之終不

有戮臣之名乎此皆私也當刑而刑不應彼之慘

我之酷也是時堯之心亦欲四凶之悔改此君德

之有容底不加刑於吾目之中也吾得以遂其生

之德彼得以為不棄之才此則堯之心乎若欲厚

吾之終當刑而不刑以俟乎舜則非遺後之道也

豈聖人**註補**輕去未彰之罪堯之於四凶是也按

子理密云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一六相去四凶堯

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

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遷去其君則民不安故

德則位高分定而大臣之心素伏其惡弗肆其罪未彰而民未厭也故得以厚吾終而容之舜初承堯命而為臣四臣素大家且非君子也一旦側陋如舜者起而處其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建其惡固民所厭也舜當始政而使更密之其何以

敢不處其始而去之程子曰四凶之刑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取露其不善之及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薦之位則必四凶者之端懷憤然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朱子曰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遂之以位故不服而然于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因其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不

稽眾會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以文王也

補註 此歷言群聖之事蓋舉其重而言之與猶助也聞前聞也式法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其法度雖無所諫爭之者
集解 此言聖人無而亦未嘗不入於善者也慎哉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集解 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折其衆類不越人
補註 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物之間明察然也
註 曰生者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惡善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集解 所過者化張子以為舜化象也卒象適意而偶合乎道舜固喜之象事便於私已而喜舜憂之是馬則因兄弟之情非馬則恐兄弟之惡所覺者先是聖人能預知人之情而無怨怒也

集解 過化謂事過即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
集解 與人為善謂取其愛兄之意也惡謂沒其殺已之惡也所覺者先謂但先覺而不逆詐意不偽也此四句舉經傳成文皆以解象憂喜亦憂喜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集 因惡而隱因善而揚無心自然也第憂而憂第喜而喜而喜舜無心自然也若惡而揚善而隱第憂而喜弟喜而憂則不近人情者也惟行其所無事故能之至于與人為善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是助人為善也得夫問察之

補 此歷述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難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難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集 舜事之者順也湯武放伐桀紂之君逆也舜不幸而有是父湯武不幸而有是君均其不幸也然舜明察廢物人倫之理是曰精義以致生知之用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曰性其仁而行以著安行之功舜之執中雖寧損己德以順天心乃所以為中也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又何分人己之間而別其賢否則踈賤貴賤之等類蓋用賢求天下之有道度不為桀紂之時乎如是舜

補 精義致用所謂精義也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

集 湯放桀有難德按商書仲虺之言皆釋孟子之意

集 湯放桀有難德按商書仲虺之言皆釋孟子之意

實仲虺乃作誥以解釋其意

敢隨已意以赦有罪也天下有道而已不見其間者言惟欲致天下之有道善其功業而已人有善即之不必其專於已而忌乎人以人己而有間也此衆建親賢共理天下之意也故曰立賢無方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廣端節曰于與迂釋集無方不問其類也問之則疑同出文王世子釋矣聖人公天下賢則立之任之何私疑之有於其身者仰而思之坐以待且不惜久勞其身正以聖道之難至必欲吾真見故也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註補按文王世子本謂勤之心一而已矣後宜慎之註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在張子言坐以待且是周公所以迂曲其身望道而必也集于與迂同曲也言委曲其身勤勞永吾之見也解道不以聖人自足遂經情以安其也

文王多助於四臣交之

立賢無方正是公天下正坐以待且正是于其身于其身與文王世子解不同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釋集克勝也論語以為天下之賢皆上帝亦通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繫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釋集繫也非文

王之有心其聖德有繫人之心也結於人不可解也其勢不可動也詩大雅維絲之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既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奔走予曰有禦侮此文王四友之臣也註補詩

之意言眞丙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訟獄者
不之紂而之文王也文王之生所以繫繫於天下
為天下之繫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曰多助於四
友之臣爾按傳物志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閔天大
顛南宮适覽集眞丙質厥厥成按詩傳眞丙之君相與
散宜生也覽集眞丙質厥厥成按詩傳眞丙之君相與
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議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
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
十餘國注眞丙二國名眞在陝之平陸丙在同之
馮翊平陸有間原則眞丙之所讓也質正也成平
也

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釋集以祀包瓜易之辭也姬之九五以

而下防初文始生必潰之陰瓜也紂也故文王之
事紂者有類於含章則人盡謀有隕自天則所天
命之謂古人言文王補註釋易姬卦九五爻辭蓋瓜
黃熟自落此之謂也註陰陽之在下者其義而善
潰祀高大堅實之木也以文王之德而事紂猶以
祀而包瓜是祀厚下之瓜以防其中潰因紂有淫
亂必潰之德也雲峰胡氏曰魚之集解祀高大堅實
餒瓜之潰必自內始故云中潰集解祀高大堅實
陽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者此句見易盡人謀者
備德行仁以自盡其人事非謀紂也言文王之盡
紂但自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以安其民而已至
於得國與否則聽天所命未嘗有一毫取之之心
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

生理大全卷六

順帝則而自歸

性理大全卷六

張子正蒙

二十四

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

惟文王乎

黃帝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釋集此引詩言文王得

不革為不革命未詳是否釋天下之歸心而中

然上天下之道無聲無臭但取法於文王則文王即

天也非神而明之存乎文王者乎宜天下之歸心

也補釋詩大雅文王及皇矣篇之意蓋謂上天之

不可言聲臭求之而萬邦自然信悅所謂萬邦作

有中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解集此本大雅文王

天下自歸其惟文王為然乎解詩而言天道無

聲臭可象玄妙而進求文王能全天道者也正惟

取法於文王自當冥契天道而萬邦信悅矣不必

求也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

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跡而可法也祀而明之

存乎其人言欲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旨不同

不革命為有中國言不有心作為以求革命而有

天下也此本大雅皇矣詩而言不當連上文詩曰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大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釋集

窮盡之也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曰可欲之謂善

張子所言則凡天下之人之所願欲者心願於安

遂之間意欲於利樂之地也盡其才者勉強用力

於願欲之道也然不敢必其所不能與否焉此聖

性理大全卷六

張子正蒙

二十四

賢之補可願即虞書所謂敬脩其可願可欲即孟
心也註予所謂可欲之謂善可者僅可而有所味
盡之謂故橫渠張
子用發明之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補釋論語
之意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釋婉者曲
之端也

補釋論語
之意其

以譎為婉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也淮南子
謂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意亦如此

重耳小白按史記晉文公名重
耳齊桓公名小白詳見下卷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釋法者先王之
法道者先
王之道

道成非其人一家是也魯則人
亡而法存齊則人法兩亡也
補馭法者雖非其
人而其法猶存

故程子曰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伯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交易盡矣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知

於仲尼非天命耶

釋若天使其不知也
在仲尼則亦命乎

補按史記昭
公二十五年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
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蓋聖賢之
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晏嬰獨不知於仲尼豈晏嬰
之不智無非天
集晏嬰按史記晏嬰字平仲萊之
命使之然也
覽夷維人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
不衣帛下狐裘三十年
解謂氣稟之命於天者拘
不忠補過名顯諸侯
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
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莖不
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
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饒繁登降之禮

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奈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奇俗非所以先細民也遂止

山柰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安

矣補祭與節同山節藻稅孔子言其不智事見論語

註海鳥曰爰居祀爰居展禽言其不智事見國語

集祀爰居之義同向爰居海鳥名常止於東門之

解外三日臧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抑下惠曰

海鳥至矣已不知而不問祀之以為國典非智也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

也是歲也海多風冬煖文仲

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爰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

樂不與僑之病與釋集子產為君子則可與禮樂則雖

義使之若相背相害也不知義以使補此用禮仲

民可教之禮仁以愛民可使之義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而言蓋使

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爰猶

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

也但其禮樂不與是子產不學之病也集使

以義以教矣然禮樂不與而聖化未洽其使民

義者恃小補耳不害其為不能教也夫子稱子產

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也故言其能愛人如衆人之

母矣然愛之者恤其生也非徇夏欲也與使民以

義故能並行而不悖者故曰不害其便民以義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

獻子之所賤矣釋集資其勢利其有即

有獻子之有也

顯更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集三不可伐聖人用兵之要道經國之大法

釋論語孔子之言蓋顯更既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則是在已在那城之中矣雖非魯在內官守之臣亦是其所屬乃魯在外

三十篇十一

此篇論為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集器於禮器者拘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

仲尼德進之盛

致於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本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孔子之事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我其德進之盛者與

集知我之我當作哉或曰我哉成也知其且益也

釋學者曰益非不知如揚墨學之則無益也安見其有日

註補此承上章而言蓋聖人下理隨其年而益哉

也朱子曰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耳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窮理至命四十五

物之性與天地參六十一耳順也天地之化生人物成
務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未嘗容心於其間聖人
無意必固我以範圍之天地人物無不位育大公
至正亦嘗何容心哉至於從其心之所欲又不踰
本矩事皆天理畧無疑滯年已七十
待死而已何能於行周公之道哉

集解

不踰矩絜承範圍天地之化言下文是斷章
取義無志於天下而安
於死矣故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釋集

周公聖之矩也欲知周公之行道而老不得行故
不夢則不願乎外不過吾心之中也此與語意不

同多一欲字若此便不是聖人心之所志夢以
形馬老而安死故不復夢見周公非欲不踰矩而
不夢也

補註

嘗必欲行行道故夢見周公志欲行周公之
道也及其老見道之不可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咳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
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集釋

內者家外者國疾疾困也
困而學為德辨者無不明

且第為感化者無不神且速是困之進人也曉也
 也聖人處困而亨由其有下學之功也則人可不
 困而註補奮發與起故為感速若舜之父頑丹象
 傲是困於內也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是困於外也葉氏曰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
 人處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故故其
 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
 速解集不待困而喻問賢者之常然既有其困則亦
 未嘗不因困而愈進其德故又言孔子下蔡

仲尼
 憂味
 不志
 為東
 周之
 意

於困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釋集聖人繼周
 必能神化

而從欲註補從欲風動見書大集書曰但言從欲
 風動註補禹謨篇又見論語解以治四方風動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釋集不以無道必天下
 正以道不遠人而

或此解集道不遠人則人雖無
 之也解道未有不不可化者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集釋 語意不同德備者仁義有諸身禮智得諸已誠一無妄文質得宜道尊者學非佛老事非伯功

補註 此言聖人之出處蓋委吏乘田所以仕貧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勉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集釋 辭先進章不同此備字禮樂之備也不願乎其外不待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集釋 不居位以行

補註 道不試也

故藝不試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在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集釋 儀章品則也器數各物也禮文則傳矣語意不同張

子之意以為魯之禮文之闕不正於孔子之手猶有焉者不借他人乘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堂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而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釋集去亂辭去也師擊一節與曾論異夫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釋集與語小異綏綏釋補此歷述鄉黨孔子之事而
釋君之敬也勞也釋張子之自註與第二篇一故
 神兩故化下小註同之矣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釋補此釋鄉黨上
 二句

帶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釋集冉子按
 冉求魯人孔門弟子居政事科孔子嘗曰求也藝
 於從政乎何有仕於季氏後世追其徐公家思按
 一統志原憲宋人孔門弟子原思也為人狷介所
 居蓬樞簞隴子貢過之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
 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
 謂病若思貪也非病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釋集無然畔援詩之辭也其欲
 赴佛胥之召及見南子聖
 人自有神化其與東
 周之心亦及汲矣註補詩傳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言禽此而取彼也蓋佛胥

性理大全卷六

南子苟不以是心至何教之有是聖人
於物無畔援也畔援出詩大雅皇矣篇
佛用晉大夫趙氏家臣以中牟畔召孔子欲
往不果南子按論語註南子宋女為衛靈公夫人
有滯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夷狄尚有君臣
釋中國及無上下補此張子推夫子之意不
道於九夷集九夷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畔夷干
夷也覽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而不返補不回者往
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集答司馬牛問仁問
如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
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各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集不亟言子貢晚年
方聞性與天道也補喻於義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釋方聞性與天道也補者喻人

於義而勸之使然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集 於天下天下之事也 有過則愧矣 不使加乎其身 當曰 不使移之於人 張子之言 蓋即不念舊惡之意也 故曰 **補** 怒人之不善 不使加乎其身 所謂不使加乎其身 謂不遷怒也 愧已之未善 不輒貳之於後也 謂不貳過也

顏子與聖者同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補** 行而未成 以其用則行舍則藏 惟我與爾有是 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補 釋論語之意 龍德聖人之德也 在下

故隱見易乾卦文言也

龍德聖脩之極也 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集 龍德聖人脩為之功之極至也 欲一朝而至方見其進未見其止 是以既

竭吾才也 **補** 觀其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也 是欲至朝而至者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集 達夫異同造於萬殊 **補** 聖人之

無為寂然不動 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夫天下之故皆事異而理同者矣 一說異同猶楚辭所謂嫫而可疑者也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法也鄭聲佞人二者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放遠之可也損益者為治之大權放遠者為治之大戒無損益禮樂法度將失其中無放遠禮樂法度之中者亦不義而廢他非不必教之類子以生知之實亞聖之資聞一知十故於禮樂

法度以素習而知之此則不必教也

註補葉氏曰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大要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聖人
合內
外而
成仁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集釋懷居則有道不見至沒世而名不稱此君子所以有有道則見必無道而後隱也

註補懷居思無道而後隱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註補由仲

樂善則內重外輕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則不自滿足故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成就以天地之化工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合內外而成其仁老者朋友少者在

者也而安之信之懷集進者進於
之之理則本乎內解聖人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集子路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之言

其於禮樂文章誠未盡知故志補子路雖片言折
足盡為政之道適者適可而已註獄不可便以為

能盡為政之道如易利用折獄利用刑人
亦非謂爻卦盛德但適能此二者而已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

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集脩業者修功業也語人
君為國好貨好色之類

潛見顏潛補命世見經世內篇脩業若喪禮經界
而孟見也註之已廢壞者孟子負命世之才不

顏孟
潛見
不同

不出而脩之以淑諸人傳諸後顏回
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太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補大祀若郊社之類而次
祀與小祀謂山川之祀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
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集有德者必能言能言在仁有字補此論語之意蓋
釋志仁者必無惡能在一無字註有德有執德弘

故有言是能為有也志於仁集有所當有無
信道篤故無惡是能為無也解所當無為能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補釋曲禮之意蓋行能

人所取法豈待拘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

集取人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補此孟子所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集此取辭達而止章言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擊之他皆放此

補寧言之不顧猶言寧言之不復

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無所宗也此三者能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集無常主協于克

言盡之 補釋商書伊尹之言蓋德主天下之善故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

善原

天下

之一

書經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原天下之善是解下善無常主師于克一蔡傳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餘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經又曰釋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宋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與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

集

言動一身也宵晝一日也瞬之意但說得太緊

致思也周公仰思待旦之心亦若是學者當晝此言於坐隅作聖工夫也此心在窮理盡性之後

補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

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君子於民道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補

禮緇衣篇道民

以言使之為德禁民以行使之不為非也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論命

語中庸言言之殺深傳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意蓋如此

集 祀宋二國名

徵証也按史記祀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首裔也武王克殷封之為杞宋世家徵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擗節收歛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

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集 節若丕文不使過 補 此皆孔子之 註 以類配之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集 官室無度衣服無節侈靡也 釋 耽於酒食安於怠惰宴安也

補 驕樂侈靡之意 註 宴樂燕安之意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

集 言著于此卜應 補 言形于外則卜吉 釋 于彼無蔽固也 註 凶如響應之易所

謂問焉而以言其 集 如響投鬼谷子響卜法夜 覽 酒席焚室置香灯祝之 受命也如響是也 集 隨柄所指抱鏡出門密聽 撥濁水置於水上自旋 集 元且占卜歲休咎 聞一焉即是響卜應後方言之

集 易係辭傳曰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解 如響夫人之言一形而卜即應之如響蓋由吾

之誠感之也。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蓋卜者性與天道之所寓也。達者感通之也。

象法必效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釋集 篤於親不偷故不也。**註補** 釋論語之意蓋以禮為先則不勞不蕙不亂不絞知君**集** 以禮為子治民必以已為先則民化而歸厚矣。**解** 先恭慎勇直為後。

君子重夫剛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釋集 想以利害切身本陽明也無而為有則行之險也物之象其生者必取信於人謂想亦易以惑人也惟君子剛者不信焉一說因**註補** 此即夫子其似者而生法必取驗於人亦通。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釋集 罪已自咎也釋論語告子張之意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釋集 能無怨又進一步**註補** 釋論語之意或疑恕已二字非解無怨二字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

釋集 者學上者宜明辨之若易之曰能恕人以仁已也則庶乎其得之矣

明之事蓋漫潤之諧層受之想不行焉是陽也其行是陰也明為象生遠為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貴不

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釋集 此畜訓聚與 **補** 畜即聚也引祭統所以為取百

釋 孟子不同

註 順以事親者引孟子所以為聚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釋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集** 事者當先意

無聲視於無形也教人之道益當先其意所未發承其志而教之蓋志公而意私也故能辨志意有

公私之異然後能教人不至失其道矣

藝者曰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釋集** 此

游於藝分義一分之義取非常行也義即前職分之所當為者此釋論語游於藝之意 **註** 與前

人者先其意而遜 **集** 分音問分義猶曰限程一不有其志之意略同 **解** 不存者心不為彼所累也若

志專在此切切偏好而不合反為吾性累矣如下程明道以謝上蔡成誦史文為玩物喪志是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釋集** 有道則

出也非榮其身無道則隱 **補** 此釋孟子以道出則當屈也非存其素 **註** 身以道出則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釋集 重遷難遷也此懷字以居止言君子宅 **補** 安土

懷居是也此釋易 **註** 乎仁則安土也不移於物欲何遷之有 **補** 安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釋 因老而並言幼與長也循者由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

註 此孔子所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註 此以詩釋詩不僭大雅抑之篇不伎

衛風雄雉之篇學者以志推之可也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則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註 擴而充之

至於非有不取由惻隱至於如天則仁義不可勝用矣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

註 則失之驕皆有意而為之者也

罪已則無尤

釋 能罪乎已則有自脩之實也故人不得而尤之

註 無尤謂不

也與上歸罪為尤罪已為悔章意同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釋 禍

獲於天困也禍或加于已辱也榮者貴也利者富也或取或忘皆由於已

註 子偶居於

困辱之中非所憂也非其道而得困辱此可憂也

也已按荀子曰有義榮者有勢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智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

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貴厚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

之謂勢榮流淫汙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置侮拊搏搖咎墮御斬

斷枯樂藉靡舌鋒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觀此則人之憂樂蓋有所在矣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集釋

此皆好勇疾貧

章不安必強

擠入者人擠之侮入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集釋

有時而不得反理勢使然乎太王避狄是也

補註

非擠

船也執不得反

集釋

執不得反亦理者言雖或有拘

出爾反爾則亦理之常也文意與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同

克己行法

克己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集釋

克去己私行五君之道遵

飲水曲肱而枕事皆可為百世之師此為聖也

補註

迹相

近而心之所至有差迹相近克己行法樂已可法

為己之淹速此為士克己行法之事也然辟世辟

地雖聖人亦同但其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與賢者

變免而為之聖人則樂自然而然也程子曰四者
 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優劣也所謂不同耳或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應世豈不能超然高
 牽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勉齊
 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
 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
 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
 系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集釋有序如小德役大德卑不踰尊之類孟子
 而退不窮皆不可不謹者正以
 治亂之攸繫也故言相表裏註補將使卑踰尊
 不難進而易退也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
 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肯倒置之

謂也
 也
 引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智
 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退集釋有德有才者
 斯可近慤愿
 也註補此孔子對哀公問取人之詞惠見荀子淮南
 也子曰引先調而后求勁馬先馴而后求良人
 先信而后求集解調者木心正而脈理皆直制作如
 能正與此同集解法也不然引雖勁而發矢不直故
 引調而後求勁服者不蹄齧易控御也不然則惡
 馬人不可近雖善走有何為哉故馬服而後求良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來變也猶
 上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集釋只人

長天答曰天人曰地答曰地空谷傳聲是也命曰曰律如黃鐘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變宮變徵旋相為宮補命呂者律即邵子皇極經世書天之十一聲也註用聲一百一十二所以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一者也谷神之應豈有如集是聲昔之變哉王弼之謂見易例略覽國志王弼山陽人察慧通辨仕魏補臺郎嘗注老子及周易經二十四卒緝神惜之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釋集虎

者克一明補引革卦九五爻辭釋中庸之意地本文頭也註義虎本人之象變謂希草而毛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補引書洪範釋論語之意荀子曰上易知人下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也

有司篇第十三 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釋集此解先有司舉賢才補大

司綱小者司紀此釋孔子集論賢否舉賢才之事也

子告仲弓問政之語解言先當正其已在位者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釋集不附不附也勞不

補釋孔子為政集為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

御煩之道也解日亦勞苦而不得寧蓋德者治

子之不欲雖賈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忽矣

集釋

不足故盜足則不盜矣此戒為政之貪

補註

此釋孔子

告康子患盜之語蓋所欲之物則人竊之假設以子不欲之物雖賞子使竊子豈肯竊之哉此以論語苟字為一假設之辭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集釋

先之勞之

無倦是也愛猶惜也此言為政之勤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

周始定乎

集釋

討者征不戾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必臣正君故不言討書曰伐桀伐紂存萬

世君臣之戒者也湯征自葛頊曰十一征則非征矣豈有桀在上而湯恣於下如此哉必請於桀受命於桀而**補註**孟子謂敵國不相征然湯云十一征後敢為也**註**若非賜鈇鉞得專征伐則湯之時征討之名尚未定也王制云諸侯集陳恒弑君左傳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集釋**魯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關止有寇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

公于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齋而請伐哀公曰魯為齊弑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故不敢不告法陳成子名桓子我即闕止也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此釋孟子告畢戰井地之意蓋謂野九一而助是郊外都鄙之地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都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十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入使良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車馬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意乎治民

安其生然後擇樂刑政有所措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報德是勸也以補善者有勸不善者有沮此報以直報怨是沮也

治也皆天下之利也此必由修德而致也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則報之而合乎德者

由是天下皆勇于為善懼於為惡矣豈非天下之利乎不然則爵及罪人罰行有德非德也則民無所措手足何利焉不治世亂也世治則小人不得

君子公物利於治

建其好君子公物故利於世治世治則天下蒙其福君子公物故利之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釋集 上言太極不言有無曰有

而不繫累於物終於無曰無而不歸涉於虛終於有雖無其形實有其理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周間不可分後世異端見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集 理氣不相離故大易不言有無諸儒如莊列之類言有生於無自然則是無自然則是以道為虛無理氣而為二矣何其陋哉
解 類言有生於無自然則是以道為虛無理氣而為二矣何其陋哉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

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

釋集 賾雜亂也載鬼一車之類隱賾也如諸子在列海若大鵬之說此窮

高極幽之論而君子厭之者也
補 按隱賾不可惡蓋易言天地陰可厭
集 隱幽妙賾雜亂也不可惡者言必當也
解 理有條理可尋也樂取即不可惡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

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釋集 氣質出於天地者備於人而為德本一易也

補 童氏發微曰一物一卦也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覽 熊氏曰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曰天道質具於地者有剛有柔故曰地道德具於人心愛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故曰人道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人作又**釋集**趨

避凶為君子謀也厭貪求富無語吉者不為小人
謀也如言潛龍勿用潛者德宜勿用言九龍有悔

九者德必有悔此皆撰德於卦也若不出戶庭無
咎節之爻也負且乘致寇至解之爻也一則言君

子慎密而不一則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各係於係辭之間此喻以君子之義也撰具

也**註補**易卦爻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
勿用曰君子吉小人否皆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也撰德小大見易集撰德之德以善言雖爻
大傳小謂陰大謂陽也解下正見其撰德於卦之

意言撰德於卦豈獨卦辭然哉雖爻有小大不
小大而係辭皆必諭之以君子之義然則卦之撰
德也備矣蓋爻即卦也
陰爻為小陽爻為大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

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釋集兩體陰與陽也乾與坤也皆兼理

成造化詳密可見故曰法之效是呈如陳獻也
法是已形之象性立如卓立之立三才兩之陰陽

剛柔仁義皆兩也天地人三才也剛仁與陽乾之
道柔義與陰坤之道象法與性皆太極中之一物

也理也氣也指太極之氣曰陰陽其質**註補**天一物
曰剛柔理曰仁義然實不外乾坤之道也而有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釋集易者趨時應變之謂三百六十五爻不

過時之一字接時順天也應變接人

也易不越乾坤之理若乾坤毀則易何從見乎易者變易一乾而又一坤一陰而又一陽一高而又一凶一動而又一靜乃乾坤之為易也本立者三才之體具趨時者三才之用行凡陽皆乾陰皆坤乾坤毀卦童氏發微曰易大傳曰剛柔者立本畫不立也註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以乾坤解集言天地人必有陰陽剛鮮剛柔以易解變通解柔仁義以立其本而後可知其趨時應變之用不有兩則無一也易摸寫天地人者也故必有乾坤二畫而後變易之理寓其中毀則無以見之矣

六爻三極之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釋集盡利而動者利其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如同人九五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大有曰吉无不利如乾之初九曰勿用

君子之道

勿見為利上九曰有悔无尤則不利无尤則利皆變而通之以盡利者也不盡利則凶而悔吝矣六爻之動分天地人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總言之則曰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天地人之至註補易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六爻各盡利理也註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三才性命之理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陽偏體象陰象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一君共一民

一民事一君止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一民

一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釋集此因係統

之道曰偏體仁覆之矣曰共事義從之矣二君一民爭奪之矣一民二君背叛之矣一君二民可收之矣二民一君臣服之矣註補此章泛論卦體按朱子本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

陰卦皆一陰二陽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君謂陽民謂陰 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陽為君陰為民故係辭傳曰陽下君而二民 君子之道也陰一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虧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釋集 陰陽老少易之四象此吉凶悔吝亦曰四象悔了便吉吝了便凶吝生於

憂苦患難不足也吝 補 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 生於安意肆志者也 註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悔生於有餘吝生於不足又釋易悔吝與吉凶變化剛柔皆兩之意 係辭傳曰吉凶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也 解集 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故曰易之四象吉凶悔吝以辭言變化剛柔以變言四象各有象危覆相因悔吝似一物也故又特言其由贏生吝由不足生悔亦兩而已蓋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吉者大獲為贏凶者

破敗為不足然則陰陽之理何所不体而天下何物不有兩哉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

此集 尚存心於此也張南軒曰指其然之者易之辭也

變也以言者尚之則無不當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畫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窮先知之神也愚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不測者神也辭變象占之變化如此非知天下之

解集 辭易之辭皆致理也故尚辭則言無所苟變易之變

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者是也一時而已尚變則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皆當乎時而無所偏倚矣故動必精義言精合乎義理也象卦之象何用不具故尚象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辭之

決吉凶有定也故尚占則謀必知來來吉凶也是
四者固然矣然實自然而然神之所為也君子以
知其為神之所為然後有以體其義而有上下四者
之益不然則以易之理為出於人為我亦或容私
心於其間必不能言之不苟動皆合義法
致於用謀以知來矣故曰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

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

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

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釋集 易有聖人之道四
如不恒其德或承之蓋辭也亦能有悔龍戰于野
變也離為網是巽為乘艮象也潛龍勿用飛龍利
見占也易之如此聖人極其深而至精研其幾而
至變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嚮無有遠近幽深

皆通其志幾足探賈索隱以成其務變則參伍錯
綜以極其變又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是皆尚辭變象占以行變化之道而
通天下之故神之所為妙而且速如此乎易具聖
人之道 **註補** 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非天
昭然矣 **註補**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又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解集** 至精辭之精密無所不具也
而速不行而至 **解集** 深理之玄微無所不包也詞
足以待天下之問則其理足以通天下之志矣二
意不甚相遠變揲著之變也分二卦一揲四歸奇
為一變通變總三揲兩手之策也極究察也數七
八六也係辭傳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天地之文謂陰陽老少之畫非通
變則陰陽老少之文不成何以成物天下之象謂
卦爻動靜之象不極數則卦爻動靜之象不明何
以制器無文象以成物制器則是其幾之不究不

足以成務矣成務即成物制器也通天下之故即
是待問通志成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承上神不
能說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

之用也

釋集

因卜爻而示吉凶道豈不顯乎吉凶
且凶甚顯者矣人不能以先知不能以藏

往今能知其吉凶先形者則知之矣又能收其成
之事則化之遠非神妙若是乎此著占龜卜之

用如此龜曰神龜著曰神著德行
與易相為表裏易假之而後明也

註補

釋易顯道神
德行之意

集

示人吉凶以易辭言知來藏往以
易數言德行人之事猶言事變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頌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集

顯道者道微妙無形因其詞說出來是凶是吉
方得明著故曰顯道神德行是人做的因易數

推出來非人忌地神所為也故曰神德行危使平
吉也易使傾凶也示以憂虞如夕惕若履霜室

冰至不過涉人之無咎也寂然不動者靜而無思
無為也冥會于萬化之感者感而遂通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者因著卦而知吉凶故可與酬酢
方變神不能言言吉凶與人因易卦方著見故可

以佑神張子之

註補

釋易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
酬酢可與佑神四句意

言與易小異

平安慢易則必傾覆不抵能危懼以終始其事其
要得无咎易辭所顯此道而已易先思无為也寂

然不動而萬化之感自然能冥會無遺而莫知其
所以為之者不為神乎萬化即德行也可與酬酢

謂易可以之應對乎人思謀吉凶也思神主吉凶
以示人而不能使之趨避而易能曲盡以示人故

可以祐助鬼神之所不及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指於民者遠矣

釋集

事物有吉有凶卜之而開曉於事

皆趨吉而避凶則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前知其有變變於吉則行凶則止有易之道以通之

君子措用於民其謀遠矣極數知來邵子有得於此也

之謂事也者君子所以舉而指之天下之民者也

者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示人而消弭之故曰藏往與易本旨不同事變有吉有凶我能

前知其變由是守正執中道術以通之趨其吉避其凶是則所謂通變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指

之於民者皆當事機循物理而功業成矣不亦遠哉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釋集

已則不潔亂以私則不靜求其密曰精素其隱曰微四者易之教不累其迹不拘繫也知足不求遠也賊害也求高

遠則害於易也微而蔽於道則失於

毀賊矣故易之失賊其為人也潔靜精微易

教也故易之失賊其為人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

深於易者也蓋易之道本潔靜精微者也君子之

學易者也有能潔已潛思亦如易之潔靜精微是

固易之教也然或過於矜持偏於隱僻則累於其迹而反有所傷於物害於道矣故必潔靜精微而不累其迹凡有所守者知是而止而不使至於賊然後謂之深於易者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天下

之動貞也釋集天下之理初必得之而後行之故為元

利至此動極矣能天下之補此下專論元者

動固守是道之正乃為貞也註乾之理也解集善之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賞父母萬物釋集四德元亨利貞也元而至貞

也隨順也貞而元亨繼之此迎之也元而亨亨而

利復貞此隨之也不惟六卦皆本之乾坤而萬物

事皆本焉故補元亨所以始萬物利貞所以終萬

日父母萬物註物迎之於前而不見其首之合隨

之於後而不見其始隨之不見其終始

見其尾之離解集固為終而終復生始元亨利貞循

環不窮而古今天下無一物能離之者也故推

而言猶父母乎萬物言乾四德於萬物猶父母之

生子乃萬物之不能離者也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釋集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釋集此元亨利貞也天下之動不一也補釋

言足以長人四句之意也童氏發微曰仁義禮智

皆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則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制事

不利知正之所存而曰守之信也即貞也故曰信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釋集乾德元也釋太和亨也六爻擬議如乾初爻則

擬議而位之也初九為勿用二五為利補釋象象

見上九為有悔其道如此各正性命也註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集擬議為模寫天地乾德謂乾

太和乃利貞之意解卦之理也太和以道言利貞

也當其可也不失太和之道即當其可也不失太

和之道即當其可而得其正矣象承說言乾之六

爻擬議天地而模寫之性命之理得焉故其德旁

通曲盡而無所不具此解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命保合太和乃利

貞而非其本旨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釋集正中之卓爾

正中之孔子文言集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傳

論乾之九二也解本旨不同正即龍德中正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元

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釋集三

四之間是過中也上下皆乾三為陽位四為陽爻

是重剛也其危終日乾乾也其疑或潛或躍也舍

棄也過中重剛如是豈庸言庸行德之柔者所能

濟哉雖大人之盛德亦乾乾夕惕或躍或潛憂危

疑之際而艱于見德者焉然時亦不能舍而用之也三在上下之時四當改革之際故外變變化進德修業內正性命不失註補乾四非過中車剛四字其道者利見大人也註補疑衍下說其危指九三其疑指九四其危其疑難於見德者以時當見集用也因見龍在田言時舍故此言時不得舍也解九三爻詩曰厲无咎故曰危四曰或躍故曰疑或行之者疑之也過中車剛時位之不善也豈庸言庸所不安外趨變化行不失時內正性命必不失守大有作為以自救焉故其危疑不遂難於自見其德者乃其時之不得以合危疑道之當然也在九五以其人品言則為大人而化矣以其配天言則合天德而能位之矣以其性言則能成其性而至於聖矣其實三句只是一意左龍上九之象也此特以其位畫之窮極而言其象耳若聖人則處時之極而能通之不失其正者也何尤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釋

絕塵而奔莊子之言類精所謂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瞻乎其後矣階梯也用中行其中也極至極也
中勉強也
不勉其大不有其
大也大人若類于以上是也峻大也
而
而言大人指九上一下又引莊集
解
不勉其大而自然
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釋集 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受命首出受命而為天子首出受命也大人造大人作也起而作聖之功也與易不同易言興起補位于天德乾文言在位註大人造也乾象辭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

安吾止也

釋集 此際乾之九二常言亦信常行亦謹
 之大人備天下常德達道則知仁勇無不全矣五倫無不明矣故德薄文著而體立矣猶當窮神化措時宜則不陷於非禮義之禮義此顏子高堅前
 後仰鑽瞻忽正以無方體而不敢安吾常也
 是以既竭吾才必欲至于卓爾正中之地焉
補 庸庸行乾九二文言莫夫于之忽焉前
 後是昧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

利貞其此之謂乎

釋集 六龍六陽爻也龍者純陽之物故取象於乾始謂元終謂貞與

時消息隨時變化也順性命各正性命也乾天德性天德也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聖人明道之始終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此元亨也是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又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此利亨也聖人行乾道如此正與孟子終始條理兼全聖智者同一轍乎

補 童氏發微曰此釋乾象傳大明終始以下二節之義與時消長以乾道變化言順性命以各正性命言躬天德而誠行之謂時乘六龍以御天始終聖智謂大明終始也

解集 惟君子察能順時躬行如此則是知行兩盡精義而時措矣故能合天地大和之道健利且貞而聖德成矣精義始條理知也時措終條理聖也精義時措即是於大和之道能保合之而健利且貞矣所謂集大成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十一正位於內卦之中有

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

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

也 **釋集** 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 **補** 文言 **註** 龍在上上治也本義居上以治下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

貴不足以言之 **釋集** 學問寬仁得乾坤之道迺有君德

化而造進於九五矣始則未受命為天子而今受之是以世乎天德居上治下且求九二之大人與

之其事而已富貴何足言乎補大人德與位之皆

張子其能知聖人之心矣註造以富貴不足言

之故不曰位乎君位集成位以受命言此二句先

而曰位乎天德也解論理富貴不足以言之

言富貴乃其所自必有不足以言之矣蓋木

德自當成位也故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

已未暇及入者也集樂則行之可出而後出憂則違

也若善世而不伐其功大其德而無所不化是九

二有龍德而已見者初九則無之但知為已不似

九上之補此釋乾初九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及人焉註蓋初九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非若九

二善世博化有集心無偏倚隨感而見是謂求志

以及人者也解言惟求其志之合乎道而已無

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故得見如二則

化及上下未見如初即為已而獨善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集

成德為行文言申初九之意成德已成之德也初

九周成其德其行未可見爾惟自信不疑得其所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且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為邪也終其義也集九三文言也修辭立其誠所

昧不測之所龍之所居也在是而將躍起于天故

曰或躍在淵九三進德脩業必如周公之勤九四

則或下或上之無常可進未可進之時悲為邪但

當終其業欲及時進耳惟其進退未定欲躍而猶

仲尼猶天

在淵但可免咎而已故進德修業於終釋乾九
 且不可少廢也言周公又出易外之意註補三九四
 文言脩辭立誠本義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
 實也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蓋不忘於躍非為淵
 也所以終其義也故集繼且待且終日乾大之意
 可免咎終猶止也辨也陽如龍陰二而闕猶淵
 之隙也未忘於躍審之遷進也四爻辭曰或曰或
 躍在淵故曰不忘於躍為臣而能審於進而不遷
 則其進非貪位乃終其義也何咎之有終
 猶止也孟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釋集險阻
 也惟其易故有險惟其簡故有阻易則輕進或陷
 於險簡則忽略或被於阻不階而升勉至自然而
 升至也仲尼燕然健順之道則猶天然一飛龍
 在天也尚何險阻之有學者必研幾以至焉註補

乾道至健而易則所行無難惟其至健而易故知
 其險不可階而升也坤道至順而簡則所行不煩
 惟其至順而簡故知其阻不可勉而至也子貢所
 謂仲尼猶天易九五所謂飛龍在天皆不可階而
 升勉而至故集飛龍在天以德言言其德
 曰其致一也辨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釋集至柔而動
 坤文言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釋集乾天下之至健不居其體其感通之速有不
 可禦故其道易知坤至柔順簡而不煩其所
 施其廣故註補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朱子
 其道簡能註曰知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

易曰坤安貞安頌理也為柔也貞乾之守也剛也
 行地無疆此動以剛也坤厚載萬物則物無不載
 其動心剛而健註補釋坤卦文言此
 此積大勢成也註以下雜論卦義

性理大全卷六

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釋集

無體者虛也虛則靈且明故為感速東北喪朋失道也西南得朋得其常也蓋坤陰也西南陰方故為坤之本位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遠乎

說聞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釋集 即帝出乎震以

匱書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釋集 乾震坎艮陽剛也坤離巽

兌陰柔也曰補釋說卦乾集說卦傳曰乾健也坤下巽雜其健也一節解順也震動也巽入也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

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

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蹙人之象也

釋集 繩木結之曲也而取

直者所遇而從為白者白無不入白也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

盛衰髮少陽勝者額廣異有二補釋說卦巽為陽故多風巽變而為震則陽躁也註木一節所遇而從者乙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髮廣額者蓋其究為躁卦有入之象也徐氏曰髮陰也陽盛於上為寡髮解集此以下入節解說卦傳所也陽在上為廣額解廣入卦之象滋長也巽漸也漸下漸長於上為木巽之象也巽順也以繩直物順而無碍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干人性之巧具能順木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木也木則隨所遇之地而皆能從之由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夫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因而廣其象為長為身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人又因而廣其象為身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蓋陰血盛也髮多陽氣盛也髮少陽休勝者額潤陰休勝者額狹也為躁者變之極為震木為六爻躁也故曰其究為躁髮額以人之髮言躁以人之性言故曰人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釋集 在人身

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中父得乾之中畫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一夜之呼吸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共得八百六十尺故氣血于周身少有不至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於天下亦然惟勞故補釋說卦坎為水二節為赤多險者以其不息也註者吳氏曰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解勞去聲積水也坎為水故同色也解為周流而勞赤血之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釋集 科果之附於木上其科木

必乾燥且科補釋說卦離為火下節躁當作燥胡中虛象離註氏曰張子謂附且躁是不以科為木科為水盈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躁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科木枝解集鳥科上之槁木而燥者也故離為結構而成也解火因為乾卦矣又因而廣其象為

科稿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字**釋集** 艮

之小右堅硬難鑿路之**補** 釋說卦艮為山一節通

小而捷者通人或**註** 或寡雖通而行之者寡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

者必折也**釋集** 一陰附於二陽之剛柔附於剛剛乃決

也物成上柔者必折其文以兌為主**補** 釋說卦兌為澤

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兌為澤且兌金能折物

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集** 內實指下二陽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釋集** 坤六畫為衆中之

間雜故**註** 釋說卦坤為地一節徐氏曰坤

乾為大赤其正色為冰健極而寒甚也**釋集** 健極陽極

甚且西北乾之**補** 釋說卦乾為天一節胡氏曰乾

位剛堅者冰也**註** 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

震為萑葦為蒼葦竹為專皆蕃鮮也**釋集** 萑實荻也葦

美之竹也專花葉下連而上分者與華通蕃鮮草

之蕃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補** 釋說卦震為雷

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註** 一節吳氏曰萑

實之物震居圖東方正春時也**集** 荻葦蒼葦深青色葦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萑也葦也

中

引

六十三

居圖東方正春時也春則萬物皆蕃鮮故有此象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離二卦之名義程子曰凡陽在中者為麗之象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
 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釋集 上九九三俱陽得位而勢則正也如山火賁言光明有艮之象也艮所以光明者四陰之文各著于下二陽則顯出於上有光明之**補**釋艮卦體及彖辭象也**註**多者盛大之意**解集** 陽上陰下當居之位上故為光明之義也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釋集 易曰蒙亨

以亨行時中也正言九二以可亨之道啓人之蒙而必得其時之中故循循行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蓋以泉水之始出必行而有漸故無遠亨之理**註**蒙卦象**解集** 蒙彖傳曰行時中也朱子曰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象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釋集 此解豫之六二以其中正自守其介如守疾歸於正則知幾也**註**補釋豫卦六二爻辭曰介于陽也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薰灼足以動人故人多累六二爻位皆陰則異於四為無所累挺然而特立者矣故其介如石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釋集此解坎卦上下皆坎為重

亨之象雖難必濟而往有功釋集險但以剛陽在中中實心

象雖難必濟而往有功釋集險但以剛陽在中中實心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釋集上巽風也順以施

說以承之於上感化而出信及豚魚孚字補釋中

上瓜下子有覆乳之形象覆生其子也補釋中

化邪也之意解德為說巽順理也說心悅誠服

也上順理以施於下下心悅誠服以承上上下相

得其中必有感化而出於義理者蓋黎民於

上之教行也故為中孚此解中孚之義覆乳之象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釋集

萬物之衆必因雷以鼓動如驚蟄藏形萌芽之類

雷之動也未嘗差妄則物之發生亦未嘗差妄故

云物與无妄與之補釋无妄象辭天下雷行物與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

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釋集此解復其

坤八靜也震

性理大全卷六 張子正義 六十五

其動也。以靜而動，則無休息之期。故卦言「反又言復」，陰陽消息終始循環無窮。天之運化即往者過來者續也。故人但指其化而裁之，就其一陽之來於衆陰之下而斷之，曰「復若出而反乎家也」。其陰氣自五月始之，始生歷剝而坤必反乎陽。自夏至此七爻始復，是七爻之深反也。昔陽為陰所消，今則復來於下。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幾萌也。故曰「反復其道，陽動于下而坤順行于上」。已之出入必無疾也，但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幾乎滅息至此。迺復可見其端，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張子曰：幾，即天地之心也。學者因是而知惡極必善之端，而有所用力焉。**註補**釋復之義，反以終之復，以始之循環無窮也。反者已終故深其反復者已始故幾其復。故曰「已下皆復卦之象」。

集 反背而去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來也。動也。**解** 也。始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解所以言反復之意。言終始復環混流行而無窮。此天地自然之化也。人則因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

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靜相因固未有終而不始，反而不復者。故復卦辭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然則聖人之言其有不內天地可妄為之說者哉。出即復也。入即反也」。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集 易繫辭也。益，但充長而不造。**補** 益長裕而不設，作造作則妄為而豈益乎。**註** 出係辭，下傳本義。益，但充長。不造，作遷善改過，但充長而不必造作。其本也。故曰「益以實若造作而得之者，不誠之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釋** 集

井渫不食，此井九三爻辭。渫者，不潔也。是片及而人不食，故為人之所惻。且不售，以俟王明則及物而王與民並受其福也。**註** 補 釋井卦九三爻辭。蓋井渫故強民並受其福也。食於人而行者皆以為惻然猶

以_テ其_ノ不_レ見_レ售_ニ而_レ食_ニ之_ニ是_レ作_レ易_ノ
 者_ノ莫_ス賢_ニ才_ノ之_ニ急_ニ於_レ進_ニ用_ニ也
 不_レ停_レ汗_ニ也_ノ如_レ是_ニ而_レ不_レ為_レ人_ノ所_レ取_ラ如_レ井_ノ漂_テ而_レ不_レ食_ニ亦
 當_ニ隨_ニ時_ニ暫_ク止_テ以_テ自_レ安_ニ苟_ニ使_ニ強_ク欲_ニ以_テ施_ニ而_レ行_ニ焉_ノ豈_レ惟
 中_ニ心_ニ惻_ニ然_ク且_レ不_レ能_レ售_ニ也_ノ亦_レ何_レ利_ニ而_レ強_ク施_ニ為_レ哉
 此_レ張_子釋_ニ一_ニ并_ニ九_ニ三_ニ之_ニ辭_ヲ以_テ為_レ作_レ易_者之_ニ嘆_ニ也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

集形人之戶也乾闔坤翕而陰坤終翕受於乾
補陽人之寢息而無見聞寤起無不見聞之矣
釋繫辭闔戶闔戶之說蓋夢則形閉而氣專乎內
 故目無視耳無聞闔戶之象也寤則形開而志交
 於外故目有視耳有聞闔戶之象也
集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靜
 有聞闔戶之象也
解密而不生猶戶之闔也故曰
 闔戶天地相交發生動達猶戶之開也故曰闔戶
 當闔戶之時而物之形開目能覩耳能聞者受於
 陽也蓋形者陰精之所凝形之動而能覩以聞
 者陽氣之所發也故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
 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
 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
 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集變動正所謂趨時者也則有剛變為柔柔變為剛
 之時不可獨主於剛柔也夫卦有大小辭有險易

故小多險而大多易其辭各隨所向也如林復吉
困于葛藟凶亦作易聖人之至情乎指之吉凶將
以趨可否之時盡至通之利順吾性命之理常趨
吉避凶三才之太極也故能從此則豈有陷於
凶悔哉此所言盡利乃以變通言也辭之吉守而
俟利辭之凶放而求其所以利君子觀其變則玩
其占如此而其爻有去之取之愛之惡之素主乎
動因生吉凶悔吝而又不可變者通之理如乾初九之
以情遷者不可變者其變而通之以盡利者則以
事言其陰陽老少交變便相通之理如乾初九之
變為姤之羸豕躑躅不備勿用又當防小人也故
以利言者商確其事有利不利也其吉凶以情遷
者則爻以辭言有吉有凶者便有遷動之情惡
相攻而吉凶生者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
初六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
與九二相合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二也九
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者
如姤九六以杞包瓜上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辭六

三負且乘致寇至近取二下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
九四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者如中孚九二鳴鶴
在陰以感乎五也屯九四來婚媾往吉以情求乎
初九也象六三見金夫不有其躬以偽感乎二也
漸九三夫征不復孕不育者偽感乎四也是皆本
情素動者待著而成者但其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寘之悔且吝矣以情言者辭之驗人有吉有凶
之當遷改也情不相得如火珠林之課有凶神動
與世不相干則無害若克世應則有害意與易同
繫辭所命如此存之則見卦辭卦爻之吉凶乎又
有義命各當吉凶否亨者有下一定之道故聖人不
能使之趨吉避凶二正道固守而勝定之不復顧
其凶否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言大人當安守
其否而后道亨姤之九五含章有隕自天本無而
終有以回造化之陰勝道否道亨者太過上六曰
過涉滅頂凶无咎是才弱不足以致難而足以成
其仁於義亦為无咎損益二卦皆有龜不克違者
不能辭也一自佑一自外來其吉必然者泰之上

六曰城復于隍貞吝其命亂也故復否得正不免
 尊吝是當凶當吝者首以辭言次以變言終又言
 守之之德以示思易之道三者之情各異又不可
 以不察也夫太人否亨義也有隕自天命也張子
 能發易之意註補二者之動見矣所謂變動以利言吉
 言外之意註補凶以情遷者也又有義命當吉當凶
 當否當亨者是三者情異不可不察也變動以利
 言吉以以情遷見係辭下傳大人否亨否六二爻
 辭有隕自天始九五爻辭過涉滅頂凶无咎太過
 上六爻辭龜不克違損六五益六二爻辭其命亂
 也泰上集謂易之辭各指其卦爻之所向以示人
 六象辭解乃聖人之情也此二句是終頭向雖不
 善使能因聖人之所指而變動以從之順性命之
 三極則有利矣故曰變動以利言與易本旨不同
 否六二曰大人否亨言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也始
 九五曰有隕自天言休命自天而降也小過上六
 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言殺身成仁義无咎也損六
 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六二亦云言其

義所當得弗克違也泰上六象辭曰城復于隍其
 命亂其命當亂而不可逃也變動以利言是反
 惡以從善避凶以趨吉也吉凶以情遷是得則吉
 失則凶吉是而凶非隨其本然之情而兩言之也
 義命當吉當凶吉凶皆是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集君子於事也吉凶未知因卦之爻與象

其於事必待爻象之動而後註補見繫辭下傳本義
 知之不動則取乎卦與時也註補內謂著卦之中外
 謂著卦之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又無窮也註補即前篇富有
 廣大日新悠

久之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顯而明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一陰一陽之道見於仁知之間形於動靜之內大易也天地顯之藏之而無心故其富有則大業也日新則盛德也幾絀之妙裁業之用造化之功顯德之仁雖無心也而不離乎陰陽亦不倚雜之也故其陽明陰幽二者之象可見存於卦爻之中及其推盪而或聚或散陰或變陽陽或變陰妙不可測者非神而何哉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與太易一道易曰微顯闡幽蓋以人事之顯者本之於天道又以天道之幽者而用之於人事天道其聚而一本於顯仁裁用亦不外此
註補顯即其聚也隱即其散也顯隱分而為三故曰幽明所以存乎象聚散只是一物故曰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剛退極而進也剛變而趨柔進極而退也變剛畫而陽矣化柔夜而陰矣流行一卦六爻之間約之察之有難易也天之至理難見於爻卦之象卦之象易見於天之理天之理易道也
註補釋大化進退之象也之意本義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以理言變化以氣言此與下節皆係係以傳之言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介謂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故欲觀易中之悔吝宜存志於靜則知所以動之幾微也小疵悔吝也幾微兆之始萌即介也
註補

釋大傳之意易象之少疵謂悔吝所動之幾微謂介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釋集

已往往

則暑來方往過此也文易之象也

補註

此言遠易之法也自有已往若往吉往吝之類有方往若不

利有攸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釋集

相擊之相

者周公與召公同心輔相王室也雅樂則直已而行正太公與召公同心輔相王室也雅樂則直已而

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此皆道古樂之正相即拊鼓雅亦樂器蓋樂之始奏必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始擊拊鼓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後乃奏此雅器以治武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及其武舞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補註**相雅皆樂器名也樂記本言以文而止武者也**補註**武亂皆坐為周召之治而張子以相為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以之本言發揚蹈厲為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為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以之**解集**雅蓋相樂器名即拊鼓也古之樂弦匏笙簧之器亦多必會合相守先擊拊鼓然後作則是拊鼓者所以輔相於樂治其亂而使之以理以其節樂有相之道故曰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奏衆樂使之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亦樂器名奏此樂器所以趣舞者之節奏使之訊疾

雖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已行正之意也。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武，鷹揚以直正商之心也。雅者，以下是申說上意。朱子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也。受釐陳戒之詞也。故或歡悅和樂，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十一三歲者舞焉
集釋 此以下張子因論樂而論詩也。若詩之小序，然

武功成於武王，本於文王，而又繼之於成王。告於宗廟，又由於周公。故於文王首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於武王曰：於皇。武王無敵，維烈。嗣王受之，勝殷。過密酌曰：矯矯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然舞之成童始也。冠者，成人也。十三年而功成也。故亦象焉。以下論詩九二十一章。
補註 文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註云：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須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內則曰：十有三年，舞勺。未子曰：酌，即尔也。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又曰：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此云舞大武。未知孰是。理窟云：周樂有象，有大武，有勺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以是酌以祀周公。

禮記卷之六

七十三

與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然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釋集此辨論語與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釋集

詩言志志之所至詩之所至也為風雅頌此有象也為篇釋此名也為賦此興體也詩之所至亦禮

之所至也之其吉之其凶之其軍之其嘉之其大之其小之其賤君臣父母夫婦兄弟各有

禮之極也一說如閑睢象集孔子問居曰志之所也象之則為詩之名亦通解至詩亦至焉詩之所

至禮亦至焉至者懇至而無疑似不足之謂也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之既見得懇至得其

理之情狀而無所疑必可以名言其情狀言之親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禮又所以行其言者

也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後能達之行事而有體禮者體也禮而得其體則親疎貴賤

各得其所矣有不不至焉者乎故曰禮亦至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其化育之一端也釋集穡者天地之養民者也

獲能相助之若第厥豐草種之黃茂亦相之一端也觀厥初生民之詩及史記稷為兒苻戰好種麻

麥甚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畫稼穡之方足生民之食故神農雖為耒耜而后稷則盡相助之力者

也**集**后稷之穡按史記后稷名契母曰姜嫄為帝

也**覽**集后稷之穡按史記后稷名契母曰姜嫄為帝

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之不踐彼置山林適會林

中多人遷之水上鳥覆翼之以為神遂收之兒時

吃如巨人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

豳曰后稷為周之始祖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
 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美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釋集 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此一良從素
 以為絢分一句而又出於頤人之詩子夏之言

故為菲美也 **補註** 釋論語之意蓋禮貴矯實求稱過於
 之才美也 **註** 文者則矯之以質過於質者則矯之

以文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是過於質者則
 絢之以文也菲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才甚美

故絢之用質素是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也下文
 繪事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為絢之素謂質

實故字雖同而 **集** 莊姜材甚美按左傳衛莊公娶
 義施各異也 **覽** 于齊東官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注美謂其容貌之美即詩所謂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是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 一陟一降

常而普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
 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

修欲及時邪 **釋集**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在上於昭于
 時邪 **釋** 天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朱子釋之以為

一動一靜莫非天理非真有神靈而在
 之旁者張子之意又推於學者之身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釋集

勝從嫁之女也類即勝也嫡之嫁必以勝行而不與之行

後被文王后妃之化而取之也古之女道江沱見之註補朋已之私也勝以類無不及而亦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絕其私故惠以勝備數其後被后妃夫人之化卒能自悔而迎之得易安貞之吉乃終有慶故詩曰其嘯也歌此以易卦彖辭釋詩江有沱之意

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釋集

采泉卷耳及酌以金罍兕觥張子以為女子懷其君子之勞苦后妃思其君子而不失其正也但惜其夫子之行役無闡門之私乎與采若首

采蘋藻於下奉公家承祭祖者同也酌者以為臣馬之瘠僕之瘠者以為君求賢審官之勞故王

季文王之心亦不是過是悲詩人之本意註補此章必若四牡臯華則勞使臣求咨詠者為正註全用詩序之意所以覽初太王生三子曰太伯仲雍季與朱傳不合覽初太王生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季歷娶太任有賢行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傳中昌王薨太伯仲雍承父志逃之荆蠻國人奉季歷為嗣厥後武王踐天子位尊之為王季

其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浸明能取是於民哉

釋集

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則謂手拜也瀆此之以拜拜敬之也不可拜者恐瀆之也註補此

其棠三章之意按朱傳其棠林藜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去而不忍傷而又不瀆之以拜也拜屈也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然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釋集 怨苦吁嘆馬一藉僕

綢直如髮貧者紛緹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釋集 直網

如髮都人士篇網容也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而都人貴家之女髮自無不美也張子異語

網直如髮小雅都人士之詩詞網韜也如順也此詩朱子以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

人物儀容之美而作以嘆惜之詞未知何據給即髻縮髮也緹冠織也言貧女無飾之詞未可知何據給即髻更無餘物皆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藜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釋集 既見君子我心則寫此

天保終 藜蕭裳華皆小雅篇名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釋集 商頌烈祖之篇言烈祖成湯以受上帝之降福故來格來享其視我丞嘗乃子乃孫奉之以敬

祖考 註補 此章與朱傳小異蓋謂托助也言湯其尚顧我丞嘗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釋集 張子

棟之不韡為 釋詩 小雅棠棣之意 韡韡光明明貌

無飾誠也 註補 言棠棣之華不韡韡也與朱傳亦

小集 此燕兄弟之樂敬明言棠棣之華則其鄂然

兄弟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看作此說初疑當作物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釋集旃之也采苓之詩刺所譏者人於諛

者舍之勿遽以為然待已之徐察而

審听則造言者何所得補詩唐國風篇而張子釋

以爲言哉與張子小異註之也旃之也蓋人之為

言以告子者則求所得其所譽者必

有所試而無遽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周然為王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釋集如虎如

渥漙此容色善御也君子陽陽之詩不以行役為

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異矣招我從於東房而

從于舞位聞樂而註釋詩邶風簡兮之意言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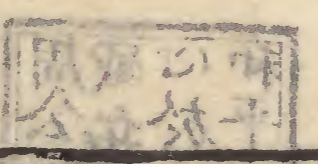
樂與簡兮不同註為祿而仕為不恭也容色之

盛如云赫如渥漙是已善御之強如云執轡如組

是已皆玩世不恭之意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又

引王風君子陽陽上之詩不以行役為

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善御之也



折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釋集此軍士然周

曰武庚既破其家又傷王室也周公東征匡正之

公愛天下之人焉張子以為我之東征破斧缺斨

不足怨也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補釋詩幽風

之怨者乃哀我也故為之正四國焉註破斧之意

四國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四國之人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

小子其新逆釋集此詩東人言平日得見周公之難而今日得見之易張子解之不同也

註補伐柯詩幽風之篇言當加禮於周公也書金縢篇言成王能加禮於周公也新當作親逆迎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天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釋集九罭

註補詩幽風之詩言周公之衣裳德容如此恐不復來于東張子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釋集赤

周公感心於和平

凡九德音不瑕乃周公不失其聖也愚嘗仰是而嘆曰周公真天下之大聖乎其能守天下之大義知天下之太權行天下之大公也夫周公王室至親遭謗言之變他人處之專寵且祿不去可也避諛解我長去可也公無私正無疑繫天下之重者天下之汚天子欲我去則去之不欲我去則守之

此行入上而大公也而周公方以為小誤不足於大位不足留天下所當安王業所當固使我歸老於豐鑄守先王之故國依先人之微廬一身之謀也

也居冢宰之尊任天下之怨一夫之謀也請之不王整我六師厥殺醜以靖王國一時之謀也俾王心益疑流言日甚位尚不保師可行乎思之繼日得之待且惟東都是避居焉居東都則身負天下之輕重繫家國之安危莫善於此也上待成王之感悟下絕敵人之覬覦莫善於此也罪人斯得流言亦止臭天以雷風而彰上公之德四海以震怒而行必討之師此知天下之大權也是時管蔡以私憾而欲搖動于周公武庚以小腆而欲與復於殷室人心不與上帝不悅天子疾之四海忿之

不惟得罪於祖宗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名教得罪於上天若無預於周公於是受天子之命誅天下之人秉黃鉞帥六師以征之而其袞衣綉裳赤

馬几几則固自若也由是戮武庚誅管蔡囚郭叔放霍筭無一毫之已私行天下之大義也嗚呼非

此詩東人言平日得見周公之難而今日得見之易張子解之不同也

周公為大聖能如是乎愚於破斧又知周民為

聖人之民於狼跋又知東人馬聖人之徒也

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子曰周

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子曰周

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

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朱

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

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蹇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

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

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甫田歲取十千二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

之法也

集釋入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一井九

釋百畝矣一成則九萬畝矣故歲取十千則

九萬之田取一萬而已故為九一之法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集釋堯七載

釋之間舜

居攝之始為堯舜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

寧詩大雅生民之篇乃言后稷之本於炎帝之後

姜嫄履巨人跡有入道之感乃受命于上帝異

乎常人無折炎裂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

張子云詩人稱帝為補註詩大雅生民之篇孔氏曰

炎帝之後未詳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居攝之始為堯舜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

寧詩大雅生民之篇乃言后稷之本於炎帝之後

姜嫄履巨人跡有入道之感乃受命于上帝異

乎常人無折炎裂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

張子云詩人稱帝為補註詩大雅生民之篇孔氏曰

炎帝之後未詳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

世子孫之始則是在后稷乃高辛子孫所生而

詩云上帝不寧為文武二王後人所稱也

按史記帝嚳高辛氏姬姓玄囂之子生而神靈自

言其名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

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建都于亳以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丁及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厥言

生理大全卷六

張正蒙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冥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棠棣別且是兩般物
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
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
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
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剛詩也
蔡有遠君之心者當踈遠之也情者**補**張子以唐
序誅管蔡之情也張子之意如此**註**棣即常棣
入章以後之詩以為常棣本文王燕兄弟之詩此
唐棣一章是周公所加仲尼以為不必常存而去
之也**集**管蔡按史記管叔周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
也**覽**王初立周公位家宰管蔡監殷流言於國遂

與武庚作亂周公東征乃誅武
庚管叔放祭叔而外夷弭寧矣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集鄘風蠨蛸之詩曰蠨蛸在東莫之敢指朝路干
釋西崇朝其雨朱子曰此也蠨蛸也日與雨交
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
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蠨蛸者莫此也虹隨日所
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蠨蛸在東
而人不敢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蠨蛸也虹
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
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
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南軒張氏曰**蠨蛸見
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
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
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由朱張二子

莊子全卷下

之言而觀之則螻蛄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
今乃以崇朝其兩解為雨之候非其情矣魚婚姻
之得禮亦不然淫馬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
淫奔之惡害乎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
也何得集朝墜于西崇朝其兩若螻蛄在東則不
禮之有解兩螻蛄陰物也蓋詩以刺淫奔張子解
之為婚姻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釋集鶴鳴子知易中孚九二爻辭鶴鳴魚潛小

外應之是張子所言言出之善者若鶴鳴則大臣
或躍于藻理無定在也其下有禱愛而知惡也石
可攻玉情而知善也畏聲聞之不臧者張子別有
所見愚嘗讀是詩而悉誠意窮理之功好善惡惡
之正也其三代之知聖學者乎善於諫誨者乎學

者且吟咏而元味之則周傳補此引易大傳之辭
孔穎之考宛然在心且矣註明詩小雅鶴鳴魚
潛之意也

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釋集晨風鳥名與其未見君子而註桐釋

秦國風晨風之意既疾飛貌晨風鶴也鬱茂盛貌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

知也釋集白蹄白足也烝衆也言武人出征不遑朝夕

及他事乎夫登高峻之憂遇滂沱之雨無一可朝之
暇有深入之憂將帥之勞苦甚矣上之人讀見書

其知補漸漸之石詩小雅篇名而張子釋之也隨
幽註滂烝衆也此因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

也言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

集出詞氣言也動容貌動

釋也正顏色幾乎行也

註補

動容貌與議禮皆

度皆行也出詞氣與考文皆言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

氣之應也

集

苟造德降書君夷篇語言耆老成之德

公之

補

苟當作耆謂耆老成人之德下

集

此以下

君與欲去周公留之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耆老也造成也謂召公也降施下於民也言耆

君天下必先正已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集

此鮮洪範九疇之序大中以處

造之德下於民則民蒙其澤誠信和洽而鳳可致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不然則在郊之鳳亦且翻然而往不復得聞其鳴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也是時周德方隆鳴鳳在郊故周公云耳

皇極人君事補註釋書洪範大禹九疇之意蓋五行必建乎中也註水火木金土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柔也稽疑兩齋藹驪躬貞悔也庶徵兩賜兩罰寒風時也福極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字自漢孔安國訓為大中故張子言求大中不可不知推亦以皇極為大中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為必然堯明後德於九族

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民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集覽臯陶按史記

為士師之官制五刑之法兆民類之集覽親親尊尊見大傳親親尊尊賢貞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父母均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固親再從三從者為踈矣如均為從伯叔父親尊之皆均者也然伯兄而叔弟伯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有親者其降殺之禮固無所疑矣故曰此施於有親者不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蓋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也明如明揚

側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度明
 明同上義顯也翼敬也通謂九族之賢者此皆
 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
 德業之盛當萃其全體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
 用賢行政之類固印包在其中矣不宜偏指用賢
 也蔡傳為不可易矣然張子反以大學為非而取
 孔氏之註釋集此言親尊同則先乎齒而尊之親之
 不亦誤乎釋賢德同則先乎親者而及乎疎者
 度明勵真書言群哲勉輔而此言補註親親尊尊見
 先明九族勉敬之人與書不同補註禮記喪服小
 記及大傳等篇親親尊尊賢見中庸親均則尊其尊
 尊均則親其親若親尊俱均則尊賢以下所以釋中庸
 釋禮記親親尊尊之意若尊賢以下所以釋中庸
 也蓋親尊之殺可以守常至於尊賢之等必有權
 而右行也急親賢謂急親
 之賢者與孟子小異也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

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集解立政曰謀面用丕訓

宅無義民訓順也宅任用之也三宅者常伯常任
 準人也書之本旨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若徒
 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而遂宅任之則其三
 宅之人皆無義民矣義民德言賢者也張子斷章
 取義以義民為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才大德
 也官能畫道則道豈義民之所盡哉必其居於準
 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牧即常伯也俊
 民用微出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無所賴於賢者
 必不能舉而用釋集立政篇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洪
 之故俊民用微釋範曰俊民皆書辭也義民俊民
 皆賢者立政以謀人之國而為順於德則三宅之
 官無賢者洪範以咎徵之應而寒暑失宜則賢者
 不用補註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
 也註及洪範俊民用微之意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集釋五言詩歌之集出於

穆謂樂之詩語所以歌誅五德之言也舜命禹曰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
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今言五
德豈指仁義禮智信歟未知何據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

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

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補 釋書大禹謨之

意習重也

衍或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補 衍或二字

出洪範蔡氏註衍推成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愚謂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學者皆置而不講故衍家得以肆為妄說以欺人若龜之王靈聚義卦之互體納甲飛伏之類要之皆非先王之法也

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三兆二曰瓦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小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詳不可得而開占人掌占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折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折兆壘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折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玉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折明則逢吉其大略亦可得而知之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啓蒙本圖書原卦畫明善策三篇無可疑者但考變卜占猶有可議愚意以為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體卦象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象爻辭占二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與六爻皆變者同此法明見於經蓋用九則不用七可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餘卦占之卦象辭如訟晉筮嗑賁之類是也觀國語貞屯悔一揲皆入左傳良之隨亦可見矣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一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釋集

禮記也王不禘喪小宗廟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始祖即太祖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此常祭為特祭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禘禴禘雖不同通謂之禘然凡廟皆有主皆居室

中東面之位而獨尊則為之時獨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不王不禘此周之禮諸侯不得禘明矣夫祀先王之禮自禘而祖自祖而始祖禮已備矣而禘又推始祖之所自出報本追遠用意悉深豈私意常情之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交於神明愈遠而心愈篤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行哉故帝嘗為自出之帝而周配之既之周之得也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魯之失也不王不禘義見于此諸侯歲闕一祭者王制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四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以王事重也祠禴當烝周四時之祭也春日祠食也夏曰禴新菜可禴也秋日嘗嘗新穀也冬日烝進帛物也王制易之以禴禘嘗烝禘與禴同以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去夏之禴易以春嘗更名春祠故四享也重之以禘合之以禘又二享也但於禘

則諸侯大夫士祭之及於高祖者必省問於君君
 賜之乃得行焉夫禘者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
 禘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
 之主不與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若夏商
 周諸侯特一禘而已其初則不禘禘則不禘禘禘之
 意者特也初又為特者祭者于其廟以春物未
 成布而薄故必待祭之已補註張子釋禮不王不禘
 假其名者假夏禘之名也補註為歲闕一祭者蓋禘
 列四祭夏商之禮也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而
 禘禘二祭不與四祭之內故為大享諸侯有禘不
 禘又歲闕一祭即四享也蓋夏商諸侯夏當
 禘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

二氣對互而言爾集釋禘祭夏行於夏而周行於春嘗

陰與補註祭統曰禘禘陽義也嘗祭陰義也禘者陽
 陽也註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石林葉氏曰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
 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祭之祭其用物多主於
 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
 及於禘嘗而不及禘祭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
 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
 郊此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

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

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

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

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禴禘禘禘禘禘

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補註禴以物薄而
 諸侯

禮記正義卷六

禘如天禘一禘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
 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
 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
 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
 往徃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禘
 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
 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
 子大祭也祭始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
 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禘有二有時禘有
 太禘時禘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於祖也大禘
 者三年而禘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
 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禘毀為二非也王制
 所謂禘禘與太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

以見數是也天子禘禘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
 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禘禘禘禘者夏秋冬
 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群主於祖廟也天子
 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禘秋之嘗禘
 冬之烝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禘焉或
 一禘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釋王制
 說也**禘音**追享者禘也朝享來朝而享獻方物
 特禘禘禘也嘗享配言秋嘗而冬享也禘禘禘
 嘗禘五也并禘禘則六也歲闕一者來朝之時也
 諸侯一禘一禘者言夏祭之禘今歲禘則來歲禘
 禘之明年又禘不如天**禘**按禮記祭法享嘗乃止
 子每歲三時皆禘也**註**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
 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間祀蓋五年之夏有禘
 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禘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
 追享朝享兼常祀間祀而言也諸侯歲闕一祭者
 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夏祭西方諸侯
 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秋祭北方東方亦然禘禘
 禘禘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亦然禘一禘一裕張子本意謂諸侯於夏當禘乃不禘而特一裕也餘見本註

庶子不祭祖不此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當祭也

為親之極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禘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釋集庶子不敢祭祖禘於

宗子而祭之明其有宗子主之也亦不敢祭於其

家庶子不為已之長子斬衰以已不敢繼但與禘

而祭之故亦不敢知宗子之斬其長也此以適子

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也但前

言不祭祖者蓋為適士立廟祭祖及禘令兄弟適

庶俱為適士適者得廟祭庶者止立禘廟不敢

立祖廟而祭明其宗子在適也後言不祭禘者補

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禘也

見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繼祖小宗服之服也

不祭禘繼禘小宗祭之也陳氏曰庶子不得為長

子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

非祭禘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5 180 35 870" data-label="Text">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問曾子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禰與無後者從祖禰禰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禰者父之庶也禰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禰禰食而巳不祭禰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廢則自祭之凡所祭禰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禰祭之曾子問篇曰凡禰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焉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集釋**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若以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行祭其禰子也若已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世數親服五世之數成人無後有非

而成人者祖祖以祭蓋以祖廟在宗祖之家禰與無後者賞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故曰後祖禰食適子禰無後死者行之也祭祖庶之廢者以已為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廢則已亦為祖矣無所禰食故祭之焉然所當祭而用特豚之廢則惟在宗子之適也祭法曰天子不祭禰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則三大夫則二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凡禰與無後者凡禰非宗子之廢無後則庶子之無子孫昆弟諸父是也愚嘗論禰之祭而述先儒之言禮曰祭禰必厭蓋未成人也不厭於陰宗子之廢而無後者厭於陽凡禰與無後者蓋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西南與之幽陰者反諸陰求神之道也凡禰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向西北闕也尊者又設于東房宗子非不欲廟而尊之不得為成人從祀附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疎于廟則明尊卑也禮有長禰適子也中禰下禰八歲至十一歲中下禰士庶人之中下禰葵于園棺歛于宮中**程子曰**

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今道之不明不惟宗子之少立而殤法之不聞也惟蒸之墓後則幾乎禮其餘安有不舉肺豢不所厭不祖不告成無尸無玄酒者乎所音祈厭是厭飲也鄭氏曰已不得祭者供具牲醴而宗子主其禮焉禘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禫祭之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本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不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三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而特祫之也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其制皆在中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

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傅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世廟

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
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

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

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

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
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

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主而高祖及祖在穆如
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于昭之

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生祭者

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生祭
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

父廟於生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生祭者為祖也
生祭者歿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遷遷其主於此凡

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諸侯則無一宗大夫
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

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禮曲

云云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

后稷為太祖不窳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
王復為穆十三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
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

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
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

不易雖下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覽集

太伯虞仲按史記太伯仲雍古公之二子王季之兄也號仲雍叔按史記號仲雍叔王季之二子文王之弟也
釋集 朱子祖廟議曰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櫺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易世而一遷新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於于本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簾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簾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祫祭之位則北為昭

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家禮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有其始祧而已然管邢之類雖既遠猶不易也曰廟之始立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嘗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官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不見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太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去又異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

而在穆其體未有攷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時設位於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時設位於於魯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魯藉改塗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朝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攷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制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異其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緝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緝桃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桃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桃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桃亦皆載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桃而以有功當

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桃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而後則穆之桃者藏於文世室昭之桃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一昭一穆之上又兩廟焉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適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柰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備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室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丙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以節藻梲復廟重簷諸侯固有不得為者也諸侯止于黜堊斷簣大夫止于舍斲楹桷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

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宮則有
 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廟
 議詳矣愚補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故備述之註三廟之意蓋殷以上七廟自祖考而
 下祖考即始祖也與高曾祖禘四親廟為五并遠
 廟高之父與高之祖二祧是也無不遷之大祖廟
 至周方有百世不毀之祖文武世室是也蓋殷之
 遠廟為祧者亦一世一遷者也周之文武世室百
 世不遷者也故謂之二宗別立二廟于其下為祖
 為禘大夫無不遷之祖謂高曾二廟祭法謂高與
 始祖非也故禘必請于君方升高祖于禘之也請
 君于禘此出於大傳蓋大夫士禘祭不敢私自
 行必請問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禘也非
 上及於高祖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禘也非
 之禮故謂之禘禘而或者又以為在太宗則大夫
 得祭大祖士得祭高祖何必問君以求禘而大傳
 云然則大夫非繼高祖大宗而士亦非繼高祖小宗也

鋪筵設同几疑在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
 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
 同之為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
 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
 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補按祭統註云筵席
 合也○祊伯更反謂作貢反註也几所憑以為安
 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
 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詞云以某妃配也禮器註
 云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
 祊也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此交神
 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釋集 天莫報之祭百神所以報天也

社土神稷穀神五祀春祀力夏祀龍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百神山山川之類按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註百主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註補 按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以賜姓胙之上以命之氏諸侯因字為諡因生以賜姓胙之上以命之氏諸侯因字為諡因生

族則諡正當作諡朱子作氏非也又按儀禮喪服本謂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之又上登太祖而不易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張子引之蓋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賜姓即喪服尊者尊統上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即喪服卑者尊統下之義若以諡為氏則上文請諡與族一句不相應矣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也

宋子曰 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女第分別處如

曾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諡切恕諡本氏字傳為之說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焉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焉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鄭氏本于鄭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為諡此承上章而言天子因生以賜姓亦是以強解姓但以賜諸侯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

之處告祖而行

釋集 聽之藏朔在是矣 **註補**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

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
餼羊告朔祭於大廟而行之事也因而聽其用朔之

政則服皮
弁焉耳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釋集

此上郊或上郊牛
之事作龜用也告

於祖廟而行之事此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用龜而百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龜用也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用龜而百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龜用也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用龜而百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龜用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釋集

父母之喪適子手執杖進

則去之衆人視君喪亦然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張子釋之以爲衆臣杖不以即位疑義與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同蓋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近臣即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才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釋集

祭法曰適

士三官師一各有所分也

之官官師一命集道士官師見祭法周禮九儀之

再命者而已解命一命受職謂王之下士與公

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職

再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

卿皆再命而受以所任之服三命受位謂王之上

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之以所任使之臨

民此朱申周翰之說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

之上士也王朝爵命天子之命卿也命卿而亦謂

之適土者諸侯之命卿固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

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補小事則專達見

之職達官之長見禮記檀弓而張子引集周禮六

之以達官為官師達官之長為適土也解官之屬

各六十謂自官正州長嚮人司勳卿士以下皆曰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六官之長如大家

率小事之類以至隨其官之大小又各有其長如

官正官人之長載師掌任土官之長凡居於上者

皆是探玩大事從長之文則專達當以為得專行

所治之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

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

而啟事小事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煩而無功先王

之馭羣臣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

以相濟今謂得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

各有所指不必牽合見檀弓曰公侯之喪諸達官

之長扶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陳氏繼曰

凡官皆有長式此以長言則不及二也禮所謂達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宜者張子之說蓋是也但不可移之解小事專達之文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
註補 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

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
集 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

親之如家人焉按禮記昏義謂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
集 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

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
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
謂五廟之爵與公同祖者其祖廟猶未遷毀也此
二句見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公雖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則其
親於公同為有服之屬也故曰有服族人非諸侯

猶服族人之喪也中庸日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
絕矣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
也不以私恩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聖人大中之道固如此乎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

讓而已此言射也射之為法揖讓而升堂射畢則揖而下舉行飲酒之禮者乃是揖不勝者
註補 此言射也射之為法揖讓而升堂射畢則揖而下舉行飲酒之禮者乃是揖不勝者

使之升堂取禪自下堂而立飲也其所謂
爭非以力而爭也習謙恭退讓之實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為

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雖不貫革亦釋論語之意也
集 雖不貫革亦釋論語之意也

侯即今所謂發箭者也革又棲皮於中以為的也
之曰鵠鵠鳥之小而飛最疾者取其難中中之為

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爾，故曰中。鴿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馬

釋集

知其可死，不知其可生，雖傷哀之不必弔。其生少之人，畏勢物壓水，溺而正命而死，其可傷哀然。特致哀于死者，而不必弔。

註補

知死而不知生，傷夫生者，異別之也。淑善也。

壓溺出檀弓方氏註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墻之下，其有壓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遊，其有弱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不淑。出詩王風中谷有暵，淑善也。

解集

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威，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於桎梏者，也。或謂闕恨忘命，曰畏亦以畏為威。蕪之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死，陳氏又以自經溝瀆為說，皆迂闊不切。壓謂立巖墻之下。

而死也。溺徒涉而死者也。禮之意本謂不弔以絕之。故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恥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為道也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此說是矣。張子所言，切恐未然。如何不淑，弔者之詞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

釋集

博依雜服學記之言也。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托辭物，理而至博也。雜服，冕弁衣裳之類。

先主制作之禮服極為煩雜，學者但講于學而不識於退息，則不安矣。

解集

李記曰：大學之教也。特教必不能安禮之意。

博依不能安禮之意，雜服不能安禮之意。居學不學，為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

未至安則在乎為之不服而不可有作輟也詩人
比興之詞多依托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
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
之所依托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詞必有疑
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
禮各有服極為煩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能退
息遊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職其制而於禮
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朱子曰古人雜服
各有殊等降殺若理會
得雜服禮思過半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釋集春秋一書聖人不得已而作也
天王不尊于上侯伯大建于下

故首曰天王春正月示其統以尊天王也扶王
綱於將類廻在瀾於既倒故知我者惟春秋以
字而存褒貶以匹夫而行賞
罰則罪我者亦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補註此論語二十章
張子合而言之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
如吾道之不論於一偏

補註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為篇名今
自為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愚按此篇亦

與首大和篇多互相
發學者宜合而觀之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

補註凡可狀者皆形而下者也神與性形而上者
若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也蓋天地間無一物而非太虛之氣所生則亦無
一物而非太虛之神為性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
可遺也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
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然爾人極育於天地之中

生理大全卷之
張子正蒙
百二

其呼吸假天氣以為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即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為流通者乎解集

狀形容之也心氣之性理也神即性也鬼神以鬼神之理言即神性也天性指禮之躰言亦即神性也

天命即性之流行而言躰物不遺者指此理之發於氣化而為象者言用也理之躰本微而實不離乎氣則是理乃氣所固有氣之所在即禮之所存也故有命流行不已而躰物無遺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全氣有象非**釋集**凡可言狀者皆天下之必有者如舍象有意非**釋**天地是也有者皆具形象乾坤是也凡形象皆陰陽二氣之流行其間也然氣之理本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氣之所固有者也非

遺乎是始以氣之必有以明理之必有也故舍氣

則無象之可求舍象又無意之可畫二者又何嘗有止息乎故人至誠則性盡於已而能窮究神之所以然不息而知化之所以然此皆聖人之事也

蓋聖人至誠自然之天性如此無妄也至於悠久不息自然之天道如此流行也若春而夏秋而冬冬後為春其於穆不已又何不父之有若學而未至知化則非**補**此以中庸性命之**集**人之至誠即真有得者焉**註**理明易神化之意**解**天之性也其發而通變而流行不息者即天之命也故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言與神化合也學未至於知化則推行有碍內之疑故其發之滯也豈為真得乎言人必以窮神知化為極不可不求至之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

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釋集 太極在中本無也虛

也故曰無極然無而有虛而實故曰太極是通為一物氣理皆具者性也人有是氣則有是形有是形則具是理若氣自為氣理自為理非能窮極其性之所以然也故飲食所以濟飢渴男女所以行夫婦亦皆天性也是必有而豈可滅哉飲與食對男與女對則有與無對虛與實對亦皆性之必具者矣莊老以虛無為言釋氏以空滅為教豈暢通真理者乎此姑以飲食男女論之也
註補 曰實以物言形而下者也曰無曰虛以性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莊老浮屠皆舍物而言性非達實理者也愚謂氣質之中有性無形聲之驗及發乎情見乎色方言性之理如太虛之中有神無形迹可求及四時行百物生方見神之理也知性者可與言性可與神矣
集 有而實者性之用無而虛者性之躰言言神矣而用之理以具言用而躰之理實行

性該体用合内外固非二物也飲食男女各有當然之理實性所有者故曰皆性非飲食男女即可謂之道也飲食男女氣也其理性也是豈無對言有其躰必有其用以對之也為此說者滅飲食男女之欲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内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

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
釋集 天之所性不外乎乾坤陰陽所感者

又豈外之但其内外之合無有耳目聞之見之引取與人物最然之小者不同矣此其包載萬物於內而極其廣大如此天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與人與物若是之遠也人能盡性以知天之道不為小近者而動其心
註補 外無內廣其視聽則幾於天道聖可學而至矣

聖人不專以聞見為心

合言其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言其無形也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己之最然者起見則幾乎天矣
集解所感者氣也固不外於乾坤陰陽二端而所性之理實即在此本無內外也何合之有本無耳目也何引求之有其與人物之最然蔽於耳目之外而遺內者異矣然其天獨異於人哉人得是理以為性本與天同也但人蔽於外而自失之耳人苟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是能合內外耳且而之矣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全之而無所喪矣故曰幾之近於天也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

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集解

動而則靜有而

若無此性與心一也出而在外入而在內或出而應物內而守中亦一性與心也人心之所從來自古及今無不能一無不感合者聖凡同也在聖人則全體大用自無不感故不專以聞見為心亦不以聞見為用德無不有化無不至非止於聞見之知而已而其所感於物亦自然然而然無所不感者以其虛明於中隨物而應即合於已內物外者矣即所謂咸和者矣如是者蓋萬物皆歸一體一則合之不同而內外一也能合不同故謂之感若非不同又何求合焉且天性不過乾坤陰陽之理也因有是理則氣之感生焉又以其能一萬物故能合之也是以天地生萬物所稟受雖不同而皆無原更之不感者以有無本一也是以聖門謂性即天道者此也非有無為一內外合又何可以言天

道註補無在內心之體也。有在外心之用也。若聖人哉。無所不感者。虛也。即心之體無之在內者。也。感即合也。感也。即心之用有之在外者。也。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此天道也。天也。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集言人心之不一。感此物性也。故謂性。即天道也。集言自來本皆無有內外通。為一物者。但人蔽於聞見之小。而失之耳。若聖人。則不能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其所以無所不感。泛應曲當者。本其心之虛也。有無內外。其有二乎哉。性者。心之體也。即是不專以聞見為心。不專以聞見為心者。天性自發也。無所不感者。心之用也。即是不專以聞見為用。不專以聞見為用者。由天性所發而見也。感即合也。以下是中。解上文之意。天性以下。又是即天以明人。天性不外於乾坤陰陽。雖有二端。所以推行其一。而一即所以合其二。者。其理之不離於氣也。如此。天地生萬物。以此理付之於物。其所受以成形者。雖大小不同。而其理亦不離於氣也。故

通萬物而謂之道

皆如天地之有兩端。無須更之。不感而無不能合者。人其可不求其合。而離道於氣哉。所謂性。即天道也。此又解上文性字。蓋性。理也。天道以氣化言。理之發也。意上文所謂性。即天道之流行。所以合其異者。物有二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於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其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集本義曰寂然者。通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此性感之謂也。感動為情。而性之神也。立本為性。而感之體也。性大感人也。屈而伸。伸而屈。能一也。體猶體物之體。主本也。屈伸動靜相為終始。以其妙萬物。故謂之性。其之也。註補神通萬物。故謂之道。體萬物。故謂之性。其節一而。

集謂之感。此性之發見。流動者。而神妙者。故已矣。謂之神。此神字。專指其發見。屬言而通。

性理大全卷六

太虛蓋欲人之修補性通極之理命稟同於性命已而且俟其持註即氣化之理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系必強故百倍其功猶難語性可以言氣也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故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也詳見前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鬼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小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性理大全卷六

卷六

百八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在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釋集受生循環今生為人

而取天合天而取人也以其道而謂之天故妄矣

而取魂為變易之辭言物之氣變散而魂之歸也

屠乃謂之輪迴可知乎知天德自然之哉明人倫行

仁義也知聖人知周萬物道造天下樂天知命安

士教仁聖人能是也精氣為物將魂為變知鬼神

之情狀也得道不免釋氏以誦經坐禪為可長生

不死而免輪迴之苦也淪胥脂溺也佛教自漢明

帝入中國至於梁武帝憲則其俗熾盛達之天下

矣佛氏之害甚矣縱有英才間氣生則弱於耳目

俗習之事長則法於俗儒崇尚之言昏昏冥冥共

驅入於不正之域西謂吾聖人太道可不學而至

而知之也是以未識聖人之道其心已罷不必求

踐聖人之迹未見有道君子其意已謂不必事其

六學之言此小倫庶物所以不明察治德所以常

反亂怪異詭誕妖魔地獄之言洋溢人耳上之司

治者無禪法以防禁其偽下之為士者無正學以

稽考其奸其詖淫邪遁之辭會合而興起皆出於

佛氏之門若柳宗元蘇軾之徒往往隔溺其中蘇

晉何充又甚可惡者天子且愚之况大臣乎儒者

尚敬之况此民乎相率為無人倫夷狄之歸爾若

釋集

受生循環今生為人

當日誦其言於一通庶幾
 崇正學而明吾道也夫
 也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如環之流轉遂厭苦
 人世之死生轉流欲求道得免是不知鬼神之神
 也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佛氏指浮生幻化
 是不知人之理也天人同一理彼乃棄人事以求
 天性是不知天之理也孔子所言天者佛氏以為
 此即是道淪於空寂惑者指吾儒游魂為變之言
 同佛氏輪迴之語殆未之思也太學之道在明明
 德故當先知天德以見浮屠非悟道者也感僕力
 獲婢妾也○熊氏曰未識聖人之心未嘗知得聖人
 之精蘊未見君子志未嘗見得君子之志向○葉
 氏曰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陷
 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一字教
 外別傳不脩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
 謂不必事其文詭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以防
 其偽邪說異教非通聖
 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集解 有識謂人也天人一物
 言其下理也浮屠不欲

補註 浮屠佛氏也其推明
 鬼之一字言人之死

為人而求上天故曰軼生取舍孔孟之所謂天即
 彼所謂道虛無形非有定体在上可以外而騰之
 者也而乃言曰白日升天何其昧乎惑字疑無心
 儒者所謂游魂為變謂此氣之散也指為輪迴則
 繆矣故曰未之思也天德有隱顯生死天人合一
 無二者故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之道而不獲
 於邪妄滅獲即奴婢也間氣謂間有之氣難得之
 賢才也建安業氏采曰精神聚則為神散則為鬼
 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謂識不散復寓形而受
 生是不知鬼之理也人生不日用無非天理之當
 然釋氏指為浮生幻化可謂知人我當生而生當
 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
 一死何所取舍晝夜通得則
 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集覽 男女臧獲按漢書
 注臧獲奴婢也男
 曰臧女曰獲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儒者
因明
致戒
天人
合人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久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人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釋

際處也交會之門也疣結
肉外瘤也金剛經云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為真雖真亦妄此
幻妄之說也荀子云學曾未如死贅則且然欲為
人師莊子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此皆言皮上之結
肉譬無用者也蔭濁彌陀經曰蔭濁見濁煩憊濁
衆生濁命濁此五濁也蔭濁亦若是是皆以誠為
空也釋氏言實處正吾儒知道者之所謂誠天之
德也其言語所及反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真歸
以有為者為疣贅而無為者為功用以世界為蔭
濁而罕寂者為清淨故皆厭父母夫妻子女之屬
而不有遣居室田畝鄉土之類而不存就使得之

性理大全卷六

長一七

五

雖為誠實乃不能格物致知而求明道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教而入人道也因誠致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所性而有天道也天道人道合而言之一道也故致學而可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在人之事即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應變守正之仁而不流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過者也安有所謂幻妄蔭濁哉釋氏語虛空無為之屬雖似乎是然究其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歧路蓋與吾儒二本而殊途所主所行均為過差也夫天地聖賢之道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日而語者况其所言流蕩迷遁則失守其至公窮困誇大則或過乎中道推行其事滯居一隅則或誠而不平致極其偏傾倚私小則多邪而不正求其經識一卷之中此等之弊無不有之既不公平中正則皆偽耳豈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抵能知天地之晝夜陰陽其動靜不失律順之德則吾受之性天賦之命能一之耳知之則

入道之極造化之迹者豈不皆知之乎釋氏直語太虛皆從事於空寂陰陽晝夜亦不少係於心則是未嘗見易豈可免陰陽晝夜之累乎具是理者而且不見又豈可更語真實無妄之道哉蓋舍實理而談鬼神乃見其幻妄也故太易之實理律順之常道彼雖徒能語其名而豈能心解其理况力行乎**補註**實際謂實際也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為相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就使得其真乃誠而惡明者也考即者字之誤一卷謂釋書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而不知太虛即氣欲舍晝夜陰陽而言太虛則是未好見易又烏能更語實際實際乃知道者所謂**集覽**疢贅首子者誠即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集覽**坐篇學曾未如疢贅則且然為人師注疢贅結肉也釋名疢于求切瘤也贅之瑞切黑志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性理大全卷六 張子正蒙 百十一

道則無體而累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間而不

隱也補註此以易大傳之言釋夫子直告子路之意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與名爾集解其體周流不息而不偏滯於

實偏滯於晝夜陰陽特物而已如道則兼其體而不累於偏滯也惟其道兼體乎是故云一陰一陽陰消則陽長體無窮也又云陰陽不可測度又云一闔一闢闔闢者靜之極闔者動之始不拘於靜動

也又云通乎晝夜謂之通則不偏於晝夜也論其推行於外則總名之曰道論其不可測度則謂之神易者變化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實則同一理而已特指其事則有異名此乃其體不偏滯所以無方補註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篇聖人盡無體也註道其間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集釋老氏况諸谷謂谷神不

之報也晝可為晝不可為夜夜亦不可為晝陰可為陰不可為陽陽亦不可為陰偏滯於一物也兼體無不包也無累無偏滯也一陰而又一陽一闔而又一闔則剛柔之道得生欽之功深達一動一靜之機矣天之為德虛以氣言善以理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何心哉哉者培之傾者覆之自然而然也故曰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補註况善也谷谷神也管子曰天之道虛

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愚謂太虛氣之本體，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惟其所命。若俄然而雲忽然而風，倏然而雷雨交，至是孰使之然哉？皆神之命，知命則知神之命，知命則知性，知性則知神矣。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翫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釋集 一段論 太虛最

好湛然與神也。太虛之道也，神則理已數，則命也。反原者以冬為終，反之其必有春也。人由虛中而生，至死氣散亦歸於虛，消變盡矣。稟天地之氣，人又生焉，非如釋氏輪迴之說，死而此氣復生為人也。腐草化為螢，黃雀化為蛤，不過變中一事而已。由大虛有天之名氣，則虛也。天則理陰而又陽，屈而又伸，感動于此者其有窮乎？此生物之始及其散而無數，神應之亦無數。此成物之始終也。故雖而無窮其實，湛然理之真一常清明矣。雖應而無數亦不過一神之所為，而無有二道矣。然陰陽二氣散行於天地人物之間，將有萬殊人豈能知其理之一本苟理之混合為一使萬殊之出者俱為一道，豈復又見其有異哉？此理之實一而無二也。然稟是氣而生，形聚之則為萬物，形潰散則反歸其本。原如此之聚必有如此之散，易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說與游字如人之游漸漸而六變者魂游魄散漸成消變也。故一變字對聚散存亡為文，聚而又散存而又亡如此也。非如腐草螢雀之

性理大全卷下

卷下

頁下

變化者焉此論太虛之氣數無不有神之理也前
 身為人後身為畜前身為畜後身為人此佛氏之
 言何嘗有是理哉天生人物如軋花相似屢軋屢
 出不開將已軋者花子又軋之也人之生死如此
 神即太虛也散見成物也非消亡也無窮直言
 無時不然也無數橫言無物不有也此言一本
 萬殊萬殊一本之理及原者謂其氣復還於天地
 也腐草化為螢雀化為蛤故曰雀雀之化程子曰
 萬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
 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哉况
 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
 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
 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
 自然能生件來屈伸只是理也或問人死其氣雖
 散只返本還原去朱子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
 是索性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
 之散也

註補 大虛者即氣之本體所謂域得一尺地
 是無了遂有一尺氣是也神即太虛之理所謂

虛空之中有大極之理見也氣不能不散而為萬
 物故形聚為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形散
 反原蓋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主故死則依
 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蟬而復為水者相似此正
 形容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而先儒數辨其
 非亦求道之過也螢雀之化見禮記月令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曰進曰息自益必誠如川之
 方至曰增曰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入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釋集 益曰有乎中行又
 曰有乎惠心則益

物者必誠如天生生物進而不息也學者自益必誠
 如水之方至曰有日有益得若行之不誠樂之不勤以
 求有益而且益人皆為難矣繫辭過言益長裕而
 不設謂遷善改過以長善但名裕之而不可造作
 則益矣豈不信夫文王于美里蓋
 如此也一說曰息曰滋息也已

註補 施之妄益物
 不誠也學之

不勤自益
不誠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

之不吝釋集不固之固以註葉氏曰說見論語君子修

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則德亦

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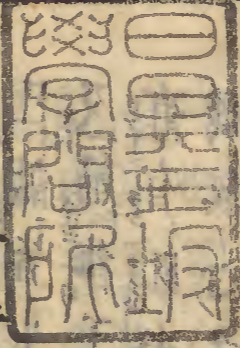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
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
憂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
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
爾能無差乎更望崇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
條暢又曰子厚謹嚴謹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
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言所謂
固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
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將來
向前去却欠神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出○然豈
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
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未精

十一
百十六

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
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
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
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文
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
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
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東
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
小知言蓋五峯集此張子東銘警已以教人者人
胡氏所撰云解之戲言出于心中之所欲戲也
人之戲動作於謀慮之所欲戲也是發乎心聲以
成言見乎四體以為動何嘗不出於中乎但不明
其理而若是之妄言動也謂非出于已之心此不
明也欲人不已疑不能也若曰非實欲如此亦非
人耳至於過言則非已之嘉言過動則非已之平
動或失發於聲氣或繆迷其四體而致其然亦非
理也謂已之自當如此則自欺矣欲他人從已而
不疑則欺人矣豈不自知其不可乎或又以為出

於中心者但歸咎為已戲失於心思者則自誣為
已誠皆出於詐偽者是皆不知戒其出於已之戲
及歸咎于不出乎心之過則長其驕傲遂其非惡
庸有既知其無知識之甚矣苟知之明則有心之
戲無心之過皆悔悟禁戒而至于無妄為不戲過
矣嘗者豈可忽其小而不用力焉○愚謂正蒙一
言動亦欲事於細微亦至高遠也其間多有發聖
賢所未發者不可以
為難也而遺之也註補此章即東銘也謂言雖戲必
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體謂非本
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
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
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謬迷其四體而
為過動謂已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
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于心者歸咎為已
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
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

益深矣過言過動見禮記哀公問死毅齋先生詳
 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意不越乎過故二
 字先生且曰有心謹浪之謂誠無心差失之謂過
 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
 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
 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
 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
 過不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
 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其誨人之意深
 矣學者於是二端深戒而自咎焉則於履已待
 亦度集出汝者戲言戲動也不知戒則長傲不
 幾矣辨出汝者過言過動也不知慮則遂非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終

